

春蟻花開

三 幕 劇
李 慶 華 著
國 際 中 國 社 印 行



春 暖 花 開

三 幕 劇

李 慶 華 著

November 3, 1946

國 際 中 國 出 版 社 印 行

本劇於三十四年一月在渝首次演出

演員陣容

導演：顧而已

演員：

陳伯勤	黃若海
何敏芝	威莉
馬勝舉	羅會霖
馬太太	熊虹徽
周小雅	鄭敏
周太太	陳瑛
何大爲	藍天虹
劉夢周	岳路
張鳳山	盧業文
張太太	劉若熙
張小娟	張鴻眉

序

葉紹鈞

二十七年上半年，我在重慶，萬家寶先生主持戲劇學校教務，邀我去教國文。一班同學有二十幾位，都認真「幹戲」。有時見他們念台詞，一句話不嫌重說十遍二十遍，要傳出了劇中人說那句話當時的心情神態才算數。有時見他們套布景，打了圓燈，橫改豎改，改停當之後又鋸木條，刷顏色，敲敲打打，塗塗抹抹，一必只在創造出發生劇情的那個小天地來。有幾位同學愛寫劇本，在簡陋萬分的教室裏宿舍裏，一枝鋼筆一枝鉛筆一疊稿紙不離身，想到什麼就急急忙忙寫下來，惟恐湧上心頭的意念一會兒溜走了。寫成了的時候，萬先生是一定要過目的，因為他是內行，同學們非請他批評指點不可。而我這個國文教員也有先視為快的權利，半年之間，看實看了不少。在其間，我記得李慶華君寫得最勤最多。

到如今七年了，當時的同學散在各地，都還在「幹戲」。這是很可喜的事情。所謂「守住崗位」是方令大家積極勉勵的語而他稱這樣正是「守住崗位」。尤其可喜的，他們都有高度的進展，當演員的，當導演的，演技藝感動了觀眾的心，姓名傳播在觀眾的口頭。愛寫劇本的李慶華君也如此，他寫舞台劇與廣播劇，在戲院裏，在部隊裏，在廣播電台裏，把他的思想貢獻給觀眾與聽衆，樂此不疲而造詣漸深。

現在李君刊印他的「春院花開」劇本，囑我寫篇序文。我把劇本讀過了，覺得所寫那些平凡人物，好像就是我們經常遇見的，他們的聲音笑貌在我們的耳邊，在我們的眼前。至於批評的話，因為我不懂文藝理論，我不敢說。我只願李君繼續樂此不疲，一輩子「幹戲」，一輩子寫劇本，永遠的「守住崗位」。

三十四年一月八日。

序

孫伏園

戰爭期間，生活艱苦，是天經地義。戰爭是全民族，全國家的事，凡屬這國家這民族的一分子，誰也不能逃出這個常例。生活艱苦的最大極限是放棄生活，就是說犧牲生命。犧牲生命在戰爭期間也是意中事，是千應該，萬應該的。至於犧牲生命以下的一切艱苦情況，其艱苦無論至何程度，都不能與犧牲生命相比的，當然不消說是千應該萬應該的了。

不幸，身體有好壞，意志有強弱，教育程度有高下，道德意識有淺深，因而忍受艱苦的力量，甲與乙，乙與丙等等，各有程度的不同。有的人意志強，教育高，道德深，只因身體壞，忍受不住艱苦，結果犧牲了生命。這種生命的犧牲，對於國家的利益雖不能比那些執干戈衛社稷者的直接犧牲，但在道德上的價值是完全相等的。有的人身體好，意志強，只因教育低，道德淺，忍受不了艱苦，於是凡可以免艱苦者，不論用何下賤的方法，他都可以爲所欲爲。至於身體好，意志強，教育高，道德深的人，自然茹苦如甘，安之若素的。

上述三類人是機械地有此因必有此果的嗎？也不盡然。譬如第三類人，一切條件都好，只因社會不好，環境不好，他一概可以受社會環境的習染，衣食住行，奢侈浪費，

絲毫不茹苦如甘，安之若素。第一類人，只要社會好，環境好，節約有辦法，救濟有辦法，還是可以不犧牲生命。至於第二類人，完全是視社會環境的好壞為轉移；組織堅強，與論有力，社會環境好，他便能忍受艱苦，成了好人，否則為避免艱苦，他便成了壞蛋。

社會環境的因素，所以在戰時生活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對於社會環境有改變的力量者，厥為文化工作，而戲劇是其中最重要的部門。李慶華先生的「春曉花開」劇本，雖然名字是如此風和日麗的面相，而裏面討論的卻是上述的戰時生活的嚴重問題。

我曾讀過「春曉花開」劇本，也曾看過「春曉花開」演出，而且是作着自己扮演劇中主角，印象是極其深刻的。人們怕看宣傳劇，怕看教訓劇，因為劇中明顯的含着宣傳教訓的意味，藝術的風趣便冷淡了。而李慶華先生這個劇本，教育意味的痕跡卻因藝術的高妙而蘊藏不顯的。

社會間不乏有心人，不乏有志志改變社會之人，當看了本劇一定是喝采的。這是我們目前需要的劇本，也是反映戰時生活而將戰時生活的片段留與後人佔有歷史價值的劇本。

三十四年一月十日。在重慶。

序

吳祖光

現在我們常爲這樣的天時而嘆氣；陰森，寒冷，茫茫一片裏有的只是難測的陷阱同不盡的崎嶇。夜長，路遠；我們試探着步行，摸索着前進，然而却不知道這路走到什麼時候才了。

任何人會覺得這冬天是太長了，縱使這麼長，仍舊不見有個完結的日子。我們像久聳的鳥獸，像久潛的魚龍，像久謝的花木，知道世界萬物都有春天，都能得到春陽的溫暖，但總也不知道春天何時才來。

我們看見年長者因爲經不起嚴冬的風霜死去了；我們看見先天不足的一代纏不住長夜裏的奔波倒下去了；我們看見新生的幼小者因爲得不到營養而夭折了。只有我們健在，我們忍寒，挨餓，耐住風暴的鞭打，樂於受最殘酷的試驗，只爲了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我們渴待的春天。

李慶華兄給我讀了他的新劇本，我不必在這兒替他寫劇本的故事，使我感傷和興奮的，就在戲中結尾的「春暖花園」。我們的春天一定會來，我們心裏的花一定會開，慶華兄的思潮流得很遠，流過半夜的淒冷，流過崎嶇的長夜，向光明以明日伸展他春天的懷抱。

我們等待的，我們爭取的，不就是這一點麼？在「春暖花開」付印及上演的前夜我寫這幾行字不算毫無意識的罷？

春暖花開

時：摩登到病

地：後方大都市

人：陳伯勤——科長

何敏芝——其妻

馬鵬舉——科員

馬太太——其妻

周小雅——書記

周太太——其妻

何大爲——大學生，何敏芝的弟弟

劉夢周——老科員

張鳳山——事務主任

張太太——其妻

張小娟——中學生，張鳳山的姪女

第

一

集

景：這裏原是一所祠堂的正廳，抗戰之後，祠堂變成了公署，所以這間祠堂也就成了住戶們的公共客廳。住在裏面的差不多都是公務人員，下了辦公廳，這裏就是大家聊天說地的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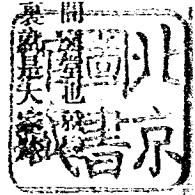
因為年久失修，廳堂的牆壁，被雨水侵蝕得破漏不堪；後壁略現傾斜，時有倒塌之可能，廳裏面的東西，差不多也都是原先祠堂裏面的陳設，廳裏面上端懸着一塊「留芳百世」的金字大匾，兩邊是廂房，後面左右都有門通到外面去。

星期六晚上七點鐘左右，左廂房裏有清脆的麻雀牌聲，廳裏却顯得冷清清的，只有住在右廂房裏的陳科長，在廳裏若有所思的踱着步子，他的意思好像要出去，但又好像還不能決定到那兒去；麻雀牌雖然打擾着他的心緒，但是他除了微微覺得有些厭惡之外，好像也聽慣了，因而他從桌上取出一封信，這封信也許他不只看了一遍，草草的讀完之後，好像使他的心緒才能靠靜，其時左廂房的門開了，走出來的是陳太太，她發現自己的丈夫在廳堂的時候，他微微地感到不快樂的。

何敏芝：哦！你還在這兒？

陳伯勳：唔！

敏芝：你不是說出去了嗎？



283939

伯勤：「唔！還沒有。」

敏芝：「我這以為你該回來了呢……再不回去恐怕人家要醒覺了。」

伯勤：「不會的。」

敏芝：「我真着急，你為什麼不白天去找人。」

伯勤：「白天都要辦公的。」

敏芝：「老太爺在家裏快沒有飯吃了，你也別太不着急啊！」

伯勤：「（苦笑把信裝進信封）乾脆把他老人家接到後方來算了，省得操心。」

敏芝：「（重複）接到後方，那我們怕更支持不住了。」

伯勤：「唉！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苦一點……有什麼法子呢？」

敏芝：「事實辦不到啊！」

伯勤：「辦得到，辦不到，我們都一樣的生活，夠了，敏芝，我們別再說這兩個字好不好？」

敏芝：「誰願意天天把這兩個字掛在嘴上，要是家裏吃了這一頓沒有那一頓，穿了這一件沒有那一件，讓我怎麼能不說。」

伯勤：「可是我們總算還能撐得下去，我們總算還活着……」

敏芝：「這樣下去，天天過三十，我實在受不了。」

伯勤：「就是整天把生活兩個字掛在嘴上，也不會變成腰纏百萬的富翁啊！」

敏芝：那只有問你自己是不是想把生活弄好。

伯勤：我天天都想把生活弄好。

敏芝：你？……（不語坐下）

伯勤：你看，目前除開那些背着良心發國難財的人之外，大多數人不都在堅苦中活着麼，這個時候，是大家苦撐的時候，撐到抗戰勝利，大家的生活都會好起來，我不願意學張鳳山這流的……（搖頭歎氣，不語）

敏芝：張鳳山又怎麼樣？只要是自己用本領賺來的，不是偷來的，搶來的就行。

伯勤：可是那一套剝削欺騙，投機取巧……

敏芝：就怕有人還騙不到手呢！

伯勤：我知道你羨慕他們。

敏芝：至少我不願意這樣的受活罪。

伯勤：我以為生活比我們還苦的不是沒有，譬如後邊的馬科員，周書記，他們過得比我

們恐怕更苦。

敏芝：可是人家總還有個指望，比方馬鶴舉正在想辦法做生意，周小雅也要進……

伯勤：他們想的跟我想的是太不一樣了！

敏芝：一個人活不過幾十歲的功夫，不爲了吃得飽一點穿得暖一點還爲了什麼？可是

你就不把家放在心上，不但將來沒有影子，眼前看着都難過了，淪陷區的老太爺

一次兩次的來信要錢，大爲弟弟的學費也沒有着落，一問你，總是說想辦法，我真不知道你的辦法在那裏？

伯勳：（沉默不語）

敏芝：你罵人家不學無術，可是人家都過得帶骨服，你就算是滿腹經綸也也不能弄得連個家都過不了啊！

伯勳：（長嘆）想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忽然傳來一陣很重的椅桌聲和罵聲。）

男聲：整天哭，哭，嘔，嘔，好像家裏死了人似的。

女聲：你不用罵我，反正我也活不久……

男聲：那末你就給我死去，去死。

女聲：我病成這個樣子，你還要整死我發脾氣。

女聲：（大哭）

男聲：（大吼）我倒了八代祖宗的霉，才稍停。

伯勳：聽聽。這也是一對！

敏芝：（有愧色搭訕着）馬太太還在病着。

伯勳：折磨出來的。

敏芝：已經三期到……

伯勤：聽着吧！

敏芝：太太病得快死了，他這天天吃酒罵街，這種人也不知道什麼心腸。

伯勤：（懇切地解說）一個人受苦，不一定爲了讓大知道，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我很慚愧，事業上既沒有什麼建樹，對國家又沒有什麼貢獻，那末一切，唯有一求其心安，只要良心上說得過去，也就夠了，我又何嘗不知道我們生活過得很苦呢，但是在大家生活都發聲的時候，我得跟着苦。那苦裏不也有快樂麼？

敏芝：（不能反駁）這便——我知道。

伯勤：（稍慰）所以，敏芝，只要你能夠體諒我，在精神上給我一點幫助，那麼任何壓力我都可以支持的。

敏芝：我就怕到了有一天實在不能活下去的時候……

伯勤：不會的，不會的，只要我們認真苦幹，政府就不會把我們餓死。

敏芝：（稍停）那麼伯勤，我假如我信了……

（後院傳出一陣打翻了桌子擦倒了碗盞的聲音。）

女聲：（放肆大聲）你是存心想折磨死我啊！

男聲：你再哭，你再哭哭，砸，又摔了一樣東西，我連東西都摔光。

敏芝：又在揮東西。

伯勤：去勸一下（敏芝下）

女聲：（不敢大聲哭，低聲咽氣）鵬舉我們就這兩個茶碗了，你……

男聲：我不樂，我全把它摔碎，我，我……

女聲：（低哭）天哪，我爲什麼活着？

男聲：（聲音稍低）沒有你，我會到這步田地……

敏芝聲：馬先生，算了，算了，太太有病，什麼事應該忍着一點，夫妻間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呢。

男聲：她要跟我作對嗎。

女聲：陳太太，你是個明白人，他，他，（哭不成聲）

敏芝：得了，馬太太，都少說兩句就沒有事哪。

女聲：我，我，我什麼也沒有說呀。

伯勤：唉……

敏芝：好了，好了，馬先生，伯勤在前面，你到前面去坐坐吧。

男聲：咱們回頭再說。

（馬鵬舉上）。

伯勤：馬先生，太太在病着，有什麼事應該忍一忍。

馬鵬舉：（擡鬚）陳先生，你不知道啊，我這個家實在待不下去了，不把你氣死，也會把你悶死。

伯勤：其實馬太太人到很賢慧的，性情又沉靜！

麗舉：沉靜？她那種沉靜我可看不慣，陳先生，我這個脾氣您是知道的，凡事我總喜歡求個爽快，一是一，二是二，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什麼事情說個清楚講個明白，就完了，哼！可是我這個太太呀，一天他說不上三句半話，臉上從來沒有個好顏色，就像誰欠了她個債似的！你說整天跟這樣一個活死人，在一起怎麼過得下去？

伯勤：她是有病的人。

麗舉：咳！陳先生，越是有病越應該想得開呀！

伯勤：馬先生，別怪我說的直，你的酒可真該少喝兩杯。

麗舉：您不知道，我喝酒也是不得已呀！過這種日子，什麼享受都談不到，酒，這點小嗜好，算什麼？古人過的太平日子尚且借酒消愁，我們生在這亂世，這亂世……

伯勤：要是你不多喝兩杯，剛才也許不會和太太鬧起來了。

麗舉：天曉得，天曉得，我敢發誓，我的確沒有醉，我剛才還跟一位朋友談做生意的事，我準備着把生活弄得很好呀，可是一進門，聽見他那副哭喪臉，我發，我就完了。她還要伸手要什麼房租？打油？買炭？我搶了人家啦？我發了洋財啦？好像錢是從天上掉下來，又都叫我喝光了似的……

伯勤：馬太太勸你少喝酒也是好意。

鵬舉：她會勸我，她簡直故意和我過不去麼。

伯勤：（沒奈何地一笑）

鵬舉：我的陳先生，你是真的不知道我的苦心啊，我日日夜夜都在打算，時時刻刻都爲她想，我出去找朋友，拜親戚，爲的什麼？這不是爲了做點生意養她的病嗎！

伯勤：對了，能這樣就好。

鵬舉：可是，你說怎麼樣？什麼都弄好了，她，她倒拆起我的台來了！

伯勤：你說馬太太……

鵬舉：是啊，說出你別笑話，現錢我當然拿不出來，我的意思是把她從前結婚時候的幾件首飾拿去賣了，換來現錢做股本，而且我還答應她三個月之後原璧歸趙啊！可是您說她怎麼樣，她居然說，她說那是她的棺材本，她怕她死了我把她拋在野地裏不理，您說這種人還算人，還算人？

伯勤：（苦笑）咳！

鵬舉：而且，要是你讓她看病呀！那比要她命還難呢！

（這時候右廂房裏面傳出一陣喧嚷聲，接着裏面跳出一個人，眉開眼笑，聲氣洋洋的走過來。）

周小雅：好，好，好，二位，這個輩可讓我給推了，清一色，還帶不求人，起上手便是滿貫牌，怎麼樣？漂亮！一等！

鵬舉：小雅兄近來大概是走運啦？

小雅：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靠牌起得好還是沒有用，這還得看你自己有沒有眼力，會不會經營，十三張牌說起來很簡單，可是一張牌打錯了，你就私不了。

鵬舉：你的牌那是早就聞名啦。

小雅：想當年兄弟在漢口的時候，對一百三十六張麻將可真下了一翻工夫，我以為打牌有三個要訣，就是看得準，做得狠，打得穩，先要判定的準確，然後做的狠心，最後就可要打的穩了，其次，還有一個小小的聰明非有不可，就是要隨機應變，兄弟於此道可以說很得些要訣，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陳先生你以為然否。

伯勤：有道理，有道理。

鵬舉：那末，老兄這一下的進款是相當可觀囉！

小雅：不多不多，不過千把塊錢。

鵬舉：這比一個月的薪水要多了。

小雅：慢：小牌，小牌，不算大，不算大，想當年在漢口做事的時候，大旅館開着，要打就是七天七夜，一動手就是上千塊錢的輸贏，老兄那時候一千塊錢，就是現在的十幾萬啦，不信，你問伯勤兄。

伯勤：（敷衍）是的！小雅兄以前說過。

小雅：所以現在一兩千塊錢的輸贏，也不過等於以前幾塊錢的輸贏，太小了，太小了。

鵬舉：（替歎）小雅兄真是，唉！

小雅：（說便辭來）想當年兄弟在漢口……

鵬：喂！小雅兄請進來擲莊了！

小雅：啊！來啦，來啦，喂，二位少陪，咱們侍會再談。

鵬舉：這位周書記可真有意思呀，有雨下子。

伯勤：（一笑）吃飯的飯都賭光了，還有什麼意思。

〔突然從右廂房伸出一個女人的頭來〕

張太太：（大叫）小娟小娟，這倒死了頭，（看見陳伯勤答訕着說）啊，陳先生，您還沒有睡？

伯勤：唔！

張太太：我們家的小娟，在不在經房裏。

伯勤：不在。

張太太：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整夜不歸家，真沒見過，啊，您的舅老爺不在家？

伯勤：啊！大爲呀，大概也不在吧。

張太太：（有奇意）我們家的小娟，近來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要是給他叔叔知道了，我

看又要罵翻天了，（伴伴笑問）啊，您不進來坐會兒，看看牌？

伯勤：謝謝，我不想看。

「張太太下。」

鵬舉：嘿，這種女人，我看她就不順眼，她跟張鳳山真是天生一對，他長一雙，道道地地一路貨。

伯勤：這就叫物以類聚。

鵬舉：可是這種女人就有辦法，整天高朋滿座，聚賭抽頭，並且居然也真有人心甘情願的把錢送給他們，您說怪不怪！

伯勤：有一天周小雅婆吃他的虧的！

鵬舉：那當然，我早就看出來了，這位張太太昨天一天翻我房裏去三趟，哎，要房租也沒有這個要法呀，我當時是不在家，不然的話，我就罵她個好聽的。

伯勤：這種人還是不要理他。

鵬舉：我的好先生，你不知道這種人，你總不能讓他，他們是軟的欺硬的怕，她明知我老婆生病，她可偏要欺侮她，你說，一百塊錢，算得了什麼？欠一個月一百，兩個月兩百，三個月，也不過三百塊錢，何況我和張鳳山也多少有點交情。

伯勤：這年頭錢是比人情重啦！

鵬舉：你問罷，誰不知道這所房子是一家破落戶的祠堂，張鳳山從前只用三百塊錢一個月租過家的，現在一間房子租給我們就是一兩百，你再看看我住的那間草屋，從前是堆破磚爛瓦用的，現在也要一百塊，這種錢只有斷子絕孫的人才用呢，還

有我們那位飛鳳山，在南京的時候（不屑狀）嘖，嘖，嘖，我不提了。

（屋裏打牌的聲音稍響。）

伯勤：只要一入了夜，這兒就是個鬼世界。

鵬舉：祠堂本來就是鬼住的地方，告訴你，我屋子旁邊那間就是停屍房，那裏邊住的都

是死鬼，我們這邊住的都是活鬼。

（何敏芝上。）

敏芝：馬先生，你該回去啦，把太太一個人丟在康裏像什麼話呢！

鵬舉：（對伯勤）你看，她哭完了，叫完了，派人來找我，我回去幹什麼呢？

敏芝：說過就算，是夫妻不是仇人。

鵬舉：哀，這是前生造孽，今生報應。

伯勤：回去可別再發火了。

鵬舉：我的好先生，我那兒鬧得過她呀！

敏芝：我看他們這樣過下去，怎麼得了。

伯勤：不得了，全不得了。

敏芝：大為還沒回來。

伯勤：沒有。

敏芝：大概又和小娟到後邊去了，真是怎麼得了；你看，前天他居然和我說他不預備再

回學校去了。

伯勤：爲什麼？

敏芝：他餓因爲看見我們生活艱難，不願意增加我們的負擔，後來他又說要拯救一個身世和他一樣苦的人，其實呢，還不是叫小娟迷途了。

伯勤：誰說，什麼時候啦？

敏芝：（看錶）快八點了。

伯勤：我出去一趟。

敏芝：明天去算。

伯勤：明天星期，他們不一定在家。

敏芝：早點回來，見了弟弟，就說我找他有話說。

（敏芝送伯勤到門邊，稍停，張小娟上。）

小娟：陳太太，您在這兒。

敏芝：張小姐，從那兒回來。

小娟：我在後園裏走，沒到那兒去。

敏芝：外邊冷吧？

小娟：不冷。

敏芝：該有月亮了？

小娟：我到沒注意。

敏芝：在月亮底下散散步，是比悶在屋子裏舒服得多了。

小娟：是的。

敏芝：可是你一個人在後面不害怕？

小娟：怕什麼？

敏芝：那兒有個停屍房啊。

小娟：（笑）那裏頭早就沒棺材了。

敏芝：你沒看見大爲？

小娟：他和劉先生在那兒辯論。

敏芝：真是，他們兩個不遇見便能，一見面就沒個完。

小娟：也許快回來了。

敏芝：（笑）你沒有參加？

小娟：我看天不早了，怕嬌嬌找我，所以先回來。

敏芝：（停）我覺得你不太愛說話！

小娟：沒有可說的。

敏芝：在家裏面呢？

小娟：也是一樣。

敏芝：從前我像你這尋年紀的時候，一天到晚總是愛說愛笑的，可是我跟你跟院子裏人很少談話。

小娟：沒辦法，天生的脾氣。

敏芝：我覺得你常常出神似的。

小娟：我自己倒不覺得。

敏芝：你一定有什麼心思。

小娟：沒有。

敏芝：唉，有什麼事這樣想不開啊？

小娟：真的沒有什麼。

敏芝：張小姐，我到想知道你家裏頭還有些什麼人。

小娟：從去年母親去世後，家裏什麼人也沒有了。

敏芝：啊，令堂去世了。

小娟：嗯。

敏芝：在淪陷區？

小娟：嗯，在老家。

敏芝：你很難過吧？

小娟：聽，母親的死給我們打擊最大，因為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母親是愛我的，

懂得我們，所以母親一死，我就覺得混身都冷了似的。

敏芝：張先生，待你怎麼樣？

小娟：很難說。

敏芝：嬉嬉呢。

小娟：你可以看見。

敏芝：我看你不大和他們說話？

小娟：說不來。

敏芝：你今年寒假爲什麼回來住了？

小娟：我本來不願意回來，去年母親死了，叔叔說他不放心我，叫我回來。

敏芝：過了寒假還要回學校去嗎？

小娟：我是這樣想，不知叔叔願不願意。

敏芝：我聽張太太說，你叔叔正在給你說親事。

小娟：我沒答應。

敏芝：我看你叔叔到是很關心你的。

小娟：從前對我無所謂，現在（考慮地）好像……（不說下去）

敏芝：也許看你大了，你母親又去世不久，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

小娟：（覺得寒冷地笑了）大概以後我不會再有平靜的生活了。

敏芝：張小姐，每個人都有這一遭，不要太擔心以後的日子。

小娟：不，我的處境和別人不同，現在我的命運是操在別人的手裏的，所以……。

敏芝：也不要太悲觀了。

小娟：（微笑）我並不悲觀。

（稍停）

敏芝：張小姐，我問你一句唐突的話，我覺得你跟大為很好，是吧？

小娟：唔，何先生很直爽。

敏芝：他一定常跟你瞎說吧？

小娟：不，何先生人很穩當，所以他常常給我很多指示，

敏芝：唉，可別聽他的，他自己還需要人家照顧呢，而且他大學也沒有畢業，沒出師的

學生，能說出什麼道理。

小娟：那裏，您客氣。

敏芝：不，不是客氣，前天他還在發瘋，說什麼不上學了，要教一個什麼人了，那一套

鬼話。張小姐，你說有沒有這種人，在街上大學，突然不上了？

小娟：我想他不會吧？

敏芝：但願他不會這樣，張小姐，他和你的身世差不多，小時候就沒了父母，差不多是

我把他帶大的，他的一切我做姐姐的不能不管，不能不問，因為我們何家就是他

一個啊。

小娟：何先生是個很明白的人，一定不會這樣的，即使他有這樣念頭，那麼那個需要拯救的人，也不會讓他犧牲了而救她呀。

敏芝：唉！張小姐，我有許多話不能跟他說，還希望你替我跟他說一下。

小娟：要是我有這個能力，我當然願意（忍不住心裏的難受）姐姐，我要是有你這樣一個姐姐多好嘍！（哭出聲來，伏在敏芝懷裏）

敏芝：（被感動）小娟，小娟，小娟妹妹。

小娟：你不知道我的苦嗎！

敏芝：我知道小娟妹妹，可是你要忍受一下，將來什麼都會好的，

小娟：不是那樣，姐姐，只要我不留神，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就完了啊，

（旁邊有說話聲。）

敏芝：聽，不要哭了，大為她們來了。（小娟忍住泣聲）

（何大為和夢周爭吵起來。）

大為：不必，不必，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夢周：何必走極端呢，來！來！我們一定得弄清楚。

大為：好，那麼我們就先拋棄主見，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辯論，否則我不參加。

夢周：可以，我站客觀的立場，我說女人要回到家庭養育子女的責任。

大爲：除了養育子女，還有別的事沒有？

夢周：這個事已經夠他們做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還不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嗎？而且古人說過女子治內，男子治外，你現在讓女人做男人的事，這這以後怎麼得了！

大爲：這是事實的需要，尤其是抗戰時候……

夢周：那麼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女人工作能力不如男人，你又怎麼解釋！

大爲：那究竟是一少部份。

夢周：弟弟！你這話就錯了，我正要說，那是一大部份呢！

大爲：這又是主觀，來，來，來，我們來問問看誰有理……；姐姐，你說，女人應該在

家裏，還是應該走出來？

夢周：（急急對）陳太太你惡良心說。

傲芝：惡良心說，劉先生我不敢贊成你的意見。

夢周：好，偏見偏見！

大爲：小娟，你說？

小娟：（低首不語）

大爲：（立刻發稅）怎麼？

傲芝：結不舒服。

夢周：（解嘲）怎麼樣？到底你們女人之中，也有不敢相信的吧（看他們顏色不對）好

我們今天說到此為止，明天再談，：（下）

大爲：小娟，什麼事，不高興？

敏芝：越頭痛，你別攛她。

大爲：（不瞭解地看她）

（張鳳山夾着大皮包上。）

鳳山：（見敏芝陪笑地）哦陳太太你還沒有休息？

（大爲不愉快的走過去）

敏芝：還沒有，張先生。

鳳山：（對小娟）這樣晚了你還不進去，

小娟：裏面在打牌。

鳳山：進去照應一下去！

小娟：是：（下）

敏芝：是我留她在這兒談天的。

鳳山：（笑）這個孩子剛再校門，一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倒要來指教她，

敏芝：你說那兒話，

鳳山：好，不打擾你了，我到裏面看一下（下）

大爲：小娟怎麼樣了，她好像哭了？

敏芝：沒有弟弟，我勸你沒有事別跟人家辯論。

大爲：有什麼關係。

敏芝：你們一辯論就吵架一樣，何必呢，再說人家那麼大歲數，飯也財你多吃一點啊？

大爲：這樞人，滿腦子封建，應該受點教訓。

敏芝：幸虧劉先生是僑好好先生，不然的話，怕不打起來。

大爲：打起來就打起來。

敏芝：不值得。

大爲：我不知懂什麼才叫值得（想到房裏去）

敏芝：弟弟，你回來，

大爲：我製寫一封信。

敏芝：你來，還有話問你？

大爲：什麼話？

敏芝：你是不是真不預備回學校去了？

大爲：當然真的。

敏芝：我要提醒你，祇差兩年你大學就畢業了。

大爲：我不願意看見你們自己生活都顧不了還要供給我上學。

敏芝：我不相信這是你的真話，

大爲：那麼你說？

敏芝：你是爲了你說過喜歡的那個人？

大爲：隨你便怎麼想。

敏芝：弟弟我要你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大爲：我不願意。

敏芝：那麼我要是猜對了，你不許騙我。

大爲：（笑笑）你說：

敏芝：是小娟，對不？

大爲：就算是吧，怎麼樣？

敏芝：我能夠怎麼樣？大爲我要發我做姐姐的心腸你，你不應該這麼荒唐。

大爲：我不以爲我這是荒唐。

敏芝：你現在準備怎麼樣呢？

大爲：那還不簡單，他要能救他，我犧牲一切。

敏芝：就爲了……

大爲：就爲了愛。

敏芝：只憑一時衝動，會後悔的。

大爲：我相信我不是衝動。

敏芝：那麼，你一定要離婚去了。

大爲：嗯。

敏芝：大爲，不是我阻擋你，你應該再想一想。

大爲：姐姐，你一定還不明白，我可以帶着女兒離開你說，她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
人，而是一個非常有前途有造化的孩子，我對她也不僅僅是同情，因為我們是
互相愛着的，我在許多地方，需要她的幫助，她在更多的地方，需要我的幫忙，
假如我們彼此都有足夠的力量，那麼爲什麼不可以互相的扶助呢？

敏芝：可是你不要忘了她是有家長的呀，

大爲：你不是不長眼睛，你看得見那算什麼家長，在這種情形底下，一個人有她行動的
自由。

敏芝：可是這種自由，無論如何也跟你沒有關係啊。

大爲：（笑）姐姐，你這句話可說錯了，她的自由恰好跟我有關係。

敏芝：我的傻弟弟，丟掉你這個念頭吧，我會辭你實話，我已經試了小娟的口氣，她說
，她是還打算回到學校去的，

大爲：我不信。

敏芝：弟弟我已經和你說過，我也跟你一樣瞭解她，喜歡她，並且，我也不反對你們

的戀愛，可是，你這樣做是太感情太唐突了，我希望你們都好好的讀書，等到畢業告一段落的時候，再談這個問題也不遲啊！

大爲：不遲，不遲，等到遲了就晚了。

敏芝：那麼，你一定原諒着你想的做。

大爲：我決定了的事情，誰也擋不了。

敏芝：大爲你真的一點都不體諒你姐姐的心，你姐姐跟你說了半天都是白費？

大爲：我沒有辦法。

敏芝：你別忘了我們地下的母親是怎麼疼你的。

大爲：我沒有對不起她老人家啊！

敏芝：好，你有理，不過我爲了死了的婆婆，不能叫你胡行亂行，我要把你們的計劃做

訴張太太。

大爲：（忿忿）你——你（恨恨然）好，祇要你對的起我，你就說。（快步入屋內，敏芝獨自

怔怔，終於決定了什麼，追進屋裏。）

張太太：（快步從屋裏走出，先回頭）來，出來，——鬧起來了，（到對門門口，側聽，

回頭對鳳山）聽不清楚。

鳳山：過來，過來，留神她現在出來。

張太太：笑話，怕她（大模大樣走向兩步）

鳳山：剛才怎麼說。

張太太：我也沒弄清，那日小舅子就把臉沖着我門口，我也不敢鑽出頭去。

鳳山：他們說到小娟？

張太太：說了，說了，我聽見陳伯勤的老婆搭了一句，說，「是小娟。」我看，一定是

說咱們小娟的事，那個什麼大爲跟小娟來的太熟了！

鳳山：別理他們，小孩子的事，沒多大。

張太太：虧你說得出，沒多天？她真跟他好了，那怎麼辦？

鳳山：我們不答應，也沒用呀！

張太太：沒用，你不答應，他們一跑，現在年頭時行這個，你怎麼辦？

鳳山：唔，這倒也許。

張太太：你呀，除了算盤子，什麼都不會攢，朱四爺已經相過小娟啦，他要是——

怎麼樣？朱四爺看中了沒有？

鳳山：看中了，當然看中了。

張太太：沒有說聘禮是多少。

鳳山：太太，我這說話怎麼好開口呢？你放心少不了。

張太太：不成，那非請個清楚。

鳳山：太太，我們成了門親事，並不是爲這點聘禮，胡二爺說不結，將來要想在商

場上混，像朱四爺這樣人，是非連絡連絡不可。

張太太：連絡連絡，也不會把他們公司分一半給你呀？

鳳山：可是要做大生意，必須要有錢，現在馬上要你拿一廿萬現款你有嗎？所以非要有個後台不可，要是這門親事成了，只要朱四爺簽個字，三十萬五十萬是不成問題。

張太太：得啦，靠不住，到頭來人財兩空，那才犯不着。

鳳山：太太，你們女人的眼睛看這種事可就近視了！高攀一門親事長路，拿現錢是短路！

張太太：好啦，好啦，反正是你的親姪女，我犯不着管這閒事。

鳳山：這叫什麼話，我的姪女做了大公司的經理太太，難道你這想做嬌娘的臉上不光彩麼？

張太太：夠啦，別在這兒自拉自唱啦，我看你還是留神看着一點吧，要是長了翅膀一飛，看你往那兒找去。

鳳山：（半響）你放心，我活了四十多歲，什麼事沒經過，什麼人沒見，這塵一個初出娘胎的黃毛丫頭怕還對付不了？嘿！她現在是活在我的手掌心裏，我要她上東她不敢向西，我要她往南她不敢朝北。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現在的女孩子們不像從前啦！那些講男女平等權婚姻自主的先生們可真害人，幸而這個寒假我把她弄

回來，要不然再等上半年載，她自己早就配好了。（忽然想到）啊！我幾乎忘了一件大事。

張太太：什麼大事？

鳳山：胡二爺要找一個家庭教師，你猜他指定的是誰？

張太太：誰知道。

鳳山：就在你的眼前。

張太太：我眼前？

鳳山：陳太太。

張太太：我看他不會幹的吧？

鳳山：你忘了，上月她在這兒說要再去工作的話了？

張太太：可是，胡二爺——這是什麼人家呀。

鳳山：你放心，人家出的是大價錢，太太，這個事還非你幫忙不可，勞神探探她口氣，

我看是時候就出來。

張太太：我不管這些開傘。

鳳山：別忘了，有禮禮的！

張太太：沒出息的，丟盡了人！

鳳山：（笑）（下）

張太太：（帶笑的走去）陳太太有工夫嗎？

敏芝：（上）張太太有什麼事？

張太太：唉，屋子裏面打牌吵得很，頭都吵昏啦，我讓小娟在裏面照應，我抽點功夫出來

歇一下，你還不睡。

敏芝：等伯勳回來。

張太太：大為先生不在家？

敏芝：在家，跟我嘔氣。

張太太：咳：一個懷胎出來嘔什麼氣？

敏芝：你不知道（歎氣）唉！

張太太：怎麼？什麼事？

敏芝：大學唸了兩年了，好好的，說什麼也不願再上了。

張太太：爲什麼呢？

敏芝：說起來——張太太，你知道我們何家就是他一個，父母去世了，就是我把他養大的，我們的生活雖然苦，可是我下了決心，一定供給他把大學讀完，可是他這個寒假回家，突然生了一個怪念頭，怎麼勸他他也不聽，說什麼他也不願再讀下去。

張太太：這才怪啦，究竟爲什麼呢？

敏芝：張太太，這話真不好聽，說出來叫人家笑話。

張太太：咳！陳太太，老鄰居了，還說什麼笑話。

敏芝：他跟你們小娟打的太熱了。

張太太：（做態）噉！陳太太，虧的你還是新派人物，還有什麼關係呀！愛情，這就叫

愛情！

敏芝：不，不，您聽我講完，我弟弟人小，什麼事都仗着一股子熱勁來了，萬一，萬一出什麼岔錯了，我怎麼担当得起。

張太太：不，不，這我們兩家都有責任的。

敏芝：所以，張太太，我請您費點心思，管住點小娟，本來，你們家的事，我是不該問的。

張太太：不，不，可別說這話好了，我們這件事，就說到這兒為止，您的好意我心領了。

敏芝：謝謝您，張太太。

張太太：怎麼樣，陳先生是出去玩去了。真是害得您在家靜等。

敏芝：那裏是出去玩。（苦笑）去借錢去了。

張太太：不得了呀！陳太太，這年頭物價一天天的漲，不借債，真的活不了啦。

敏芝：家裏有老人家！

張太太：真的，您聽過書，讀過字，認識「愛」「必」「希」，爲什麼不回去找個差事呢？

敏芝：我是這樣想，差事難找。

張太太：啊！你讓我這記住，可就忘了，你不是託過我們張先生找差事嗎？不知道他怎樣了，我要去催一催！

鳳山：別催，別催，來了，來了，陳太太您好；

張太太：別您好了，快說人家託你的事情怎麼樣了吧？

鳳山：我正要報告陳太太，見託的事情敢不盡心嗎？（笑）陳太太，現在有一個家庭教師的位子，家長是我的朋友，您看怎麼樣？

敏芝：家庭教師？

鳳山：教三個孩子的國文，一天四個鐘頭，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舉。待遇是實在不錯，供給吃住而外淨拿兩千。

張太太：兩千塊錢一個月真是不算少呀！

敏芝：我怕我能力不夠吧！

鳳山：陳太太，這是什麼話，不要客氣啦，三個毛頭孩子有什麼教不下來？

敏芝：這家姓什麼？

鳳山：姓胡。

敏芝：有些什麼人？

鳳山：就是胡太太跟三個小孩子，別的外婆人都沒有，胡先生白天差不多都在公司裏，晚上回家。

敏芝：等我想一想吧，我也要問問伯勤！

鳳山：好的，好的，

（伯勤上。）

張太太：啊啊，說陳先生陳先生就回來啦。

鳳山：哦！陳先生剛說到您，您就回來了，是不是公忙啊？

伯勤：不是，不是，私事。

張太太：陳太太剛提到您。

伯勤：提我什麼？

敏芝：張先生替我找到了事情，我要問問你願意不？

伯勤：什麼事？

敏芝：家庭教師。

伯勤：（走過去不語）

張太太：陳先生怎麼了呀？

伯勤：（平淡地一笑）我沒有意見。

張太太：那麼，陳太太，你？

敏芝：（看伯勤、伯勤！）

伯勤：你不怕累着，就答應。

敏芝：好，那麼張先生，謝謝你幫忙。

鳳山：那裏，一言爲定，明天見，陳先生。

敏芝：張太太，也謝謝你關切。

張太太：啊，那鬼的話，明天見了，陳太太。

（鳳山張太太下。）

敏芝：伯勤……你……

伯勤：（向門口走去）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敏芝：（蹣跚的向房門走去）

伯勤：（聽見一聲解纜，回頭）還在打。

敏芝：（回頭）星期六，照例是通霄。

（伯勤扭頭下，敏芝關了燈跟下）

（玲停，小桌上，她顯然非常難過，不安地等待什麼，不能決定地，望着對門，終於決定了，向對門走去。）

（對面門開，伏爲上。）

大爲：「喂，你！」

小娟：「（擺手）」

大爲：「（會意，回身把門掩上）」

大爲：「你爲什麼還不睡？」

小娟：「你沒聽見，又要打通霄了，怎麼睡得着？」

大爲：「你叔叔？」

小娟：「睡了！」

大爲：「嬌嬌？」

小娟：「在幫人家來牌？」

大爲：「那麼，你這時候……」

小娟：「我想找你談談？」

大爲：「到後園去嗎？」

小娟：「不，就是這裏。」

大爲：「這裏？」

小娟：「不要緊。」

大爲：「好！」

小娟：「我們的事，他們都已經知道了。」

大爲：誰？

小娟：我嬉嬉他們。

大爲：你嬉嬉也知道了？

小娟：嗯。

大爲：知道我們常在一起？

小娟：也許還不止這個。

大爲：（自語）她怎麼知道？

小娟：你姐姐告訴了她？

大爲：（恨）豈有此理？

小娟：他是爲了愛護你。

大爲：你難過嗎？

小娟：我不？

大爲：那你爲什麼哭呢？

小娟：我替你難過……

大爲：爲什麼？

小娟：我剛才跟你姐姐談了很久。

大爲：我知道。

小娟：你知道我們談的話？

大爲：姐姐告訴了我。

小娟：我想我也不願意你爲了我犧牲自己，你應該聽姐姐的話去求學。

大爲：（半響）你居然也這樣說。

小娟：不，你別怪我，我是爲你想的。

大爲：爲我想，就該忍住了你自己的痛苦？

小娟：（傷痛地）我又有什麼關係啊。

大爲：小娟，我不忍心看你這樣，我更不願意你爲了她們一點區區就失望——就不顧自己的前途，她們，她們的心都是自私的呀，爲了滿足她們的私慾，無論犧牲誰她們都不會動一動心的，你又爲什麼甘心做她們桌上的肉呢？

小娟：我不是這個意思。

大爲：那麼你勸我上學，又說什麼我不該犧牲自己，你應該明白我們誰也不是爲了誰而犧牲，我們都是無依無靠的人，彼此仗着自己的力量在這世界上活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你爲什麼聽她們的話？

小娟：大爲，你不懂，我一碰見像這樣的事，就一點力量都沒有了，你姐姐跟我說的那些話，像刀子似的。……

大爲：她們都是自私的東西。

小娟：不，我不願意你怪她，我只恨我自己沒有一個好媽媽。

大爲：現在我沒有別的跟你說，你只要能夠相信我，就夠了，我們可以遠遠的走開，天邊也好，地角也好，苦也好，樂也好，只要是自己創出來的世界，無論如何比這裏強。

小娟：可是我們要來不及了，他們的鬼……我怕得很，尤其是他們又知道了我們的事。大爲：我要盡可能早點弄錢。

小娟：上回我叔叔給我說親，你是知道的，今天，他們又在這兒商量，嬉嬉簡直把我賣了。

大爲：錢敢！

小娟：他們——是什麼人啊！

大爲：放安心一點，不要發過！

張太太：（聲）小娟。

小娟：（低聲）你聽！

大爲：不要理他。

小娟：不！

張太太聲：（十分溫柔地）小娟，請你來一下，好吧！

小娟：（忍淚住）來了！（對大爲）你去睡，我們——明天再……

大爲：（低）不要灰心，必要時候……

小娟：不要說了，（緩緩走去又回頭，低聲）去睡啊！

大爲：（悽然）我——就去！

（小娟緩緩進了房門，灶神前的燈微顫）

（幕下）

第二幕

時間：一個月以後

地點：同前

（陳伯勤在讀一封信，劉夢周在自言自語的發牢騷。）

夢周：（感慨）如今的人心太壞嘍，救國之道是正心焉而已，古人的話，是不會錯的，所謂心正而後意誠，意誠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假如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本着這個道理去做，屢屢！伯勤兄，你說人家還敢這樣的欺負我們嗎？……

伯勤：（把信翻起來）劉先生的話有道理。

夢周：所以心不正則意不誠，意不誠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從何治起？國不治當然天下太亂，那麼，天下大亂也當然是因為人心太壞了。

伯勤：不過，我看壞人究竟還在少數。

夢周：不然，我看壞人天下皆是也！

伯勤：這話恐怕有點過分吧，譬如，在前綫的將士，你能說他心壞嗎？

夢周：這例外。

伯勤：那後方清苦的公務人員？

夢周：這例外。

伯勤：完糧納稅的百姓？

夢周：例外。

伯勤：那麼，這已經去掉百分之九十九了。

夢周：當然哪，有的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人心危危，道心惟微，真能做得忠恕二字的到底還是少數。

伯勤：我又要說一句笑話啦，真能做到忠恕二字的，自古恐怕也沒有幾個人吧！

夢周：到底還有兩個呀，可是如今，大家是不肯學習古聖先賢的道理麼！

伯勤：恐怕學也不能平息當前的大亂。

夢周：當然，不過不學的結果是邪說盛行，世風日下，尤其是一般年青的人，拚命的學時髦，舉動輕浮，旁若無人，就拿令內弟做比……

(何大為早就從裏面走出來)

大為：(調譏地)哦！劉先生有什麼見教。

夢周：(寄賓)不敢，不敢。

大為：我好像聽見您要拿我做比？

夢周：那里，那里。

伯勤：(岔開話題)大為，你打算出去麼？

大為：嗯，我想先跟您說兩句話再出去。

夢周：（飛機走開）那我就不該在這兒打擾了，再見，再見。（下）

大爲：（對着刻背影）這位先生，應該把他送到故宮博物館去。

伯勤：別那麼刻薄，給你，敏芝來的信（把信遞進去）

大爲：（看信）馬上就可以到家麼？

伯勤：大概快了，你要是沒事就在家等等。

大爲：也好。

伯勤：這封信上，她的心情好像好多了！

大爲：不像上封信那樣牢騷。

伯勤：人總是這樣的，初到一個新地方總要過不慣，可是住久了，一切都習慣之後，性

情自然就會好起來的。

大爲：可是我真不相信那種地方，她會待長？

伯勤：已經出去一個月了，在一個月以前，還天天爲了生活鬧，吵，叫生活壓得喘不過

氣，現在分開之後，一切都烟消雲散了，過去的爭執，現在却變成了依戀，生

活支配人的力量是多麼的大啊！

大爲：姐姐是一個永遠受生活支配的人。

伯勤：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毛病。

大爲：你說她那個毛病這樣下去行麼？

伯勤：我是爲了目前的生活，讓她自己走去。

大爲：照她那個脾氣，我相信她的路會越走越錯；過去的生活雖然不好，可是至少不會助長她的毛病，現在她踏進了那種生活圈子，說不定已經變成一個十足拜金主義了。

伯勤：我也會想到這一點，不過我希望，她把心情能完全放到她的職務上去。

大爲：老實說我根本就厭惡這種職業。

伯勤：跟孩子在一起也許心情會愉快一點。

大爲：可是跟人家裏人在一起，麻煩也就多一點啦。

伯勤：唉！只希望她這次回來，能夠說說她的感想。

（彼此沉默）

伯勤：大爲，這些日子我看你的心情很不好。

大爲：怎麼能夠好？

伯勤：去邊疆的事有回信了嗎？

大爲：沒有。

伯勤：前幾天我在這兒遇見小娟，她比從前顯得憔悴多了，樣子好像很難過。

大爲：她沒有跟你說什麼？

伯勤：她說，要我告訴你，不要爲她難過。她希望你珍重自己的前途，她說她已經決意

怎樣做了。

大爲：還說了些什麼？

伯勤：當時好像沒有許多話要跟我說，可是那位張太太又把她的叫進去了。

大爲：（不語）

伯勤：她目前的日子是大難過了。

大爲：玩不許玩，樂不許樂，出門要人看着進門要人守着，這也叫過日子？

伯勤：張家這一對夫婦……

大爲：我看有一天，他們還會把她上上手銬腳鐐呢。

伯勤：唉，一個悲劇。

大爲：哼，一個喜劇。

伯勤：喜劇？

大爲：喜劇——只要我有力量，我就會把她變成個喜劇。

伯勤：你要怎樣做？

大爲：我冥想盡方法去做。

伯勤：留神，這不是一個平常的對手。

大爲：我早就估量過他。

伯勤：喂！張鳳山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啊！

大為：我不怕他。

伯勤：好，我希望你們能夠成功，可惜我沒有力量幫助你，不過。到需要的時候，你說，我要盡量的……

大為：不，你不要說這話，我知道你沒有力量，錢的事，是要有錢的人才辦的了的（忽然）不行，我還是換出去，等會兒回來！（匆匆走下，又回來）假如見到小娟，你告訴她，我一有消息就跟她說，姐姐回來的時候，不要談起這件事。

伯勤：好！

（大為下。）

伯勤：（自語）年青人畢竟是年青人。

（小娟從裏面走出來。）

伯勤：啊！張小姐！大為剛剛出去，我去叫他。

（到門口。）

小娟：不，不，陳先生。

伯勤：怎麼？張小姐？

小娟：（苦笑）陳先生您現在也叫我張小姐了？

伯勤：（不自然的笑了笑）不大見面，就生疏了。

張太太聲：小娟！

小娟：（無力地）噫！（求援地看伯勤一眼）

伯勤：張小姐，你……

張太太：小娟，小娟！

小娟：我在這兒。

張太太：你進來呀！

小娟：（想反抗）我不到那兒去呀！

張太太：（手裏拿着一件紅旗袍帶氣的走出來）我叫你進去你就進去，你也不是小孩子

，怎麼老是不聽話呢。

（看見陳陪笑）噲，陳先生，您在這兒！

伯勤：啊，張太太，又要出去做客了？

張太太：是呀，朱四爺今天做壽，一會就要用汽車來接我們，昨天晚上他叔叔就告訴他
噲，叫她收拾一下跟我一道走，可是她一早上起床，什麼都不理會，這件新衣服
都不肯穿，陳先生，我是爲了她好呀讓她見見世面。我剛一轉身，她就向外跑。

小娟：我不想去。

張太太：陳先生，你說，（學她）「我不想去」，小姐！我是爲的你好。

小娟：嬌嬌的得意我知道。

張太太：噯，你知道，你當我不知道？（又變和氣了）好啦，不要說這些啦，還是跟我

劉裏面去梳梳頭，換了衣服，再出來跟陳先生說話。

小娟：（猶豫）嬌嬌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張太太：陳先生，你聽，昨天晚上還好好的，今天就不舒服了，小姐，不是我要你去，是你叔叔的意思，我看你還是順着他一點好，你叔叔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小娟：嬌嬌，我真不舒服呀！

張太太：（冷笑）好吧，（把紅旗袍扔過去）衣服拿去，去不去由你，我也不愛管這些閒事，（氣銜銜的走回房內）

小娟：（傷心地低聲啜泣）

伯勤：（走送她）張小姐不要難過，要是真的作客，去一去也不要緊，不然，你叔叔起來，他不會饒你的。

小娟：陳先生，你不知道，他們，他們沒安着好心。

伯勤：難道他們真的……？

小娟：他們都商量好的，要把我往火坑裏推呀。

伯勤：唉！我沒見過，親叔叔這樣待親姪女。

小娟：（傷心地）媽媽你爲什麼死得這麼早？爲什麼死得這麼早啊，你把女兒扔在這世界上不管了，你把女兒扔這樣丟了，媽啊！回來呀！媽啊！

伯勤：張小姐，哭是沒有用的。

小娟：陳先生，我一個人，爲什麼不哭？他們把我逼得好苦呀，我要離開這鬼啊！

伯勤：（自語地）是的，是的，可是，張小姐，你別老是這樣哭着，有辦法，我們要大家想的。

小娟：（招頭）陳先生，我忍了不是一天了，從我回來的那天起……

伯勤：再忍受些時候，也許會有辦法。

小娟：不會的，絕對不會的，這一個月以來，他們的態度越來越壞了，逼我，罵我，甚至用手槍吓嚇我，叔叔不把我當人，娒娒一天到晚像狼似的跟在我的後邊，現在他們又把我往虎嘴裏送。

伯勤：張小姐，你不應該心裏太放不開，就是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也不會沒路走。何況現在還有人爲你幫忙呢？

小娟：你說大爲？

伯勤：他正在想法子救你。

小娟：不，不行的。

伯勤：爲什麼？

小娟：他自己也是個沒根基的人。

伯勤：不管怎麼樣，他總算盡力，他要我告訴你，他想找你談談，同時，他不願你說絕望的話，我看呢！你也應該不失望才好。

小娟：陳先生，一個人要掉到火坑裏去時候，是希望人家伸手來拉他一把的，但是我不能不明白，要是我拉緊了他，他又沒有救我的能力，說不定兩個人都要沉到水底去，我不願意看見我所愛的人，白白的受人牽累，所以，我，我告訴他，我已經沒有希望了。

伯勤：噢，張小姐，你的心太好了，把自己看的那麼輕，而把人家看的那麼重，可是你要知道，螻蟻尚且發發終日想把生活弄好，當一個人，怎麼能夠輕言犧牲？你要打起精神來，要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多愛你的人，——我跟大為說過，你們如果須要我盡什麼力，我一定盡力而為，（一歎）可惜，我沒有那麼多的錢哪！

（張太太上。）

張太太：（陰很地）小娟，你叔叔起來了，叫你！

（由外門走出。）

伯勤：（安慰地）不要難過，張小姐，你要拿出勇氣來。

（張鳳山上。）

鳳山：（旁若無人）小娟！

小娟：（懼怕地站起來）叔叔！

鳳山：你在這兒哭什麼？

小娟：沒哭什麼。

鳳山：我叫你進去，你爲什麼不進去！

小娟：媳婦剛跟我說。

鳳山：你不答應去朱家應酬，是不是，存心跟我作對呢？

小娟：我不敢，叔叔？

鳳山：那末，說好了到朱家去作客，你爲什麼不去？

小娟：我是跟媳婦商量。

鳳山：（隱色具厲）你跟媳婦商量？

伯勤：（想勸他）張先生。

鳳山：（不動聲色）啊，陳科長在這兒，打擾了！

伯勤：（窘）那裏！

鳳山：對不起借地方用一下。

伯勤：（訥訥而下）

小娟：叔叔

鳳山：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小娟：……

鳳山：你要記着，你從家裏出來，是我一手把你帶大的，你母親去世，這家長負責任就落在我身上了，長兄尙且如父，我這個做叔叔的，就連這點威信都沒有了麼？

小娟：我知道。

鳳山：你既然知道，就該聽話，做叔叔的處處爲你着想，你可也得爲做叔叔的着想呀！
小娟：我給叔叔說過，家里我過不慣，我想回學校去。

鳳山：胡說！家裏過不慣，學校裏就比家裏好？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心都野到外邊去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再野兩年我看那個要你！

小娟：叔叔，我的年紀還輕呀。

鳳山：十七八歲了，年紀還輕？大概非跟何大爲在一塊才長得大吧？

小娟：叔叔，您這是什麼意思？

鳳山：什麼意思，你自己明白，一無產，二無業，連書都讀不起的窮小子，有什麼可喜
歡的。

小娟：我跟他不過是朋友而已。

鳳山：不要說謊，我什麼都清楚，從你回來之後，你整天和他在一起，還以爲我不知道

小娟……

鳳山：朱家這門親事，我知道你不滿意，（故意）可是撥給一個大公司的經理，幾百萬
的富翁，這派頭也差不多了，你還想要什麼樣人物！

小娟：（說不出話）

鳳山：（緩和了語氣）入要知足一點，別那麼挑三檢四的。

（門外有汽車喇叭聲，張太太跑進來）

張太太：鳳山，鳳山，汽車已經到了，怎麼辦？（向小娟）小娟，到底去不去呀？要去可就快點，別拿着勁兒，讓人家在門口等。

鳳山：去了，去了，你帶她到屋裏去穿好衣服。

小娟：（欲泣）

鳳山：去！

小娟：（流下眼淚）

張太太：哎呀，我的小姐，你怎麼還哭呢？人家做壽，大吉利的日子讓人看見了成什麼話！（拉出手帕）擦了！擦了！（推進屋內）

鵬舉：（在門外大叫）怕什麼？我要大聲的說，天下就有那麼一種唯利是圖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像這種找上門的買賣，他不做誰做？（走進來招頭見張鳳山）啊！張先生一個人在這兒，我正跟陳先生說，咱們隔壁姓王的那個母夜叉，昨天把她女兒賣給城裏開藥舖的郭大爺了，四萬塊錢的身價，鳳山兄，這個價錢你看怎麼樣？

鳳山：（怒目而視不語）

鵬舉：（回頭對陳）不算便宜啊？

（張太太推了小娟出來）

鵬舉：噢！怎麼！

張太太：（不理，對鳳山）好叻，我們走叻，晚上回來。

鳳山：好。

張太太：（對小娟）說啊，說晚上見！

小娟：（依然欲泣地）晚上見！

鳳山：好，好，去吧，去吧，別給我丟了人，臉上笑着點！

〔小娟流下眼淚，張太太急推她走下。〕

張太太：走吧！走吧！（下）

〔鳳山走進房去。〕

鵬舉：（大笑）看看這演的叫什麼戲！

伯勤：殺人的戲喇！

鵬舉：（指屋內）我剛才罵他那話，虧他還聽得進去！

伯勤：小娟的眼睛都哭腫了。

鵬舉：（指屋內）這個人就是個畜生！

伯勤：我真替小娟擔心。

鵬舉：你說，就算不是親生養的，可是一個親姪女兒，跟女兒比起來，也差不了多少！

就這樣把活人當雞鴨賣了呀？

伯勤：但願小娟能夠逃出了虎口。

鵬舉：沒那個話，才逃不出去呢，世道不好，盡出這些怪事，可是偏偏的又都叫我遇見

了。

伯勤：又有什麼事都叫你遇見！

鵬舉：老陳，我跟你說了，你可不許發火，也別發神經。

伯勤：你說吧？

鵬舉：我剛才已經想了一路了，我想還是給你說呢，還是不給你說呢，跟你說吧，這個打聽太大。不跟你說吧，我又對不住朋友。

伯勤：你說的痛快一點行不行？

鵬舉：我就要說到正題了，我不願意你受人家欺侮，更不願意你受自己人欺侮，這件事，早晚是要水落石出的，所以（停）

伯勤：怎麼樣？

鵬舉：昨天看見陳太太了。

伯勤：（一驚）散芝？

鵬舉：嗯！

伯勤：在那裏？

鵬舉：在南溫泉。

伯勤：怎麼樣！

鵬舉：若陳，你別生氣，我可看見他跟那位胡二爺在一道……

伯勤：（意外的打聲，昏昏然半聲不語）

鵬舉：（過來）陳先生，你千萬要平心靜氣，不要弄壞了自己的身體。

伯勤：我沒有想到。

鵬舉：這種牢頭，喚你別以爲我是挑撥誰，一件事情完全攪在張鳳山的手裏，姓胡的那幫東西是什麼人！張鳳山又給他們做狗，那陳太太還不掉在圈裏？

伯勤：可是敏老……

鵬舉：陳先生，我着到了不能不說，其實也是很平常的事。

伯勤：想不到

鵬舉：那你打算怎麼樣呢？

伯勤：我不知道。

鵬舉：我看，倒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既往不究，一個是給點顏色。給他們看看。

伯勤：（搖頭）馬先生你既然告訴了我，我應該謝謝你，不過我請你關於這件事，不要

告訴第二個人。

鵬舉：那當然，當然，我爲鵬舉會跟張鳳山一樣？賣朋友，賣親戚，賣自己的親妹妹？

（張鳳山關門上）

鳳山：馬鵬舉，你在這兒罵誰呀？

鵬舉：（僵了）我愛罵誰就罵誰，你管得着？

鳳山：鵬舉兄，我似乎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吧？

鵬舉：你自己知道。

鳳山：要是有什麼，不妨大家當面說個清楚。

鵬舉：我不高興。

鳳山：背地裏罵人可不算英雄。

鵬舉：笑話，我一不揩油二不拿回扣，三不陷害良家婦女，四不販賣人口，我怕什麼？

鳳山：（冷笑）你這話有意思，——好，就算我幹了這些事，怎麼樣？我這是憑本事呀，你爲什麼不？自己的老婆病在床上不給治，整天滿嘴裏發牢騷，你連拿回扣的

本事還沒有呢！

伯勤：算了，算了，馬先生，何必呢？

鵬舉：陳先生，你別管，對這種人，有什麼客氣。

鳳山：伯勤兄，我們是多年的老同事，你評評看，這種人夠不夠交情！

伯勤：大家最好都不要再說下去。

鳳山：（對鵬舉）你以爲你欠了房租就可以隨便罵人？

鵬舉：怎麼樣？

鳳山：（回頭）陳先生，我們得先解釋清楚，陳太太出去工作，是陳太太自己帶願的，我張某完全是爲朋友幫忙，除了找事，別的責任一概不負。

伯勤：我並沒有說你要負別的責任。

鳳山：再說，陳太太的爲人我們知道，胡三爺的爲人我也知道，只要走得正，還怕別人歪？不對鵬舉說，你說，你憑這個謠言，是預備破壞誰？

馬太太：鵬舉聽了，誤會全，同鄉誤！

鵬舉：（不理）嚇！你到痛快，三言兩句就把一件事給取消了，還要栽我一句，你說怎麼樣體面？我就是要破壞你。

鳳山：（穩住）小書我？

鵬舉：你！

鳳山：我看你是有眼不識泰山！

鵬舉：我看你是有眼不識泰山！

（馬太太過來拉馬鵬舉）

馬太太：鵬舉，你又跟人吵架了，有什麼事不好好商量，要弄得大家失和氣，回家去罷。

鵬舉：你不要管，我有事找你。

馬太太：（走向鳳山）張主任，您別生氣，鵬舉的脾氣不好。

鵬舉：（拉開她）叫你走開，回房裏去養你的病。

馬太太：鵬舉，你……

鵬舉：不要你多話。

鳳山：姓馬的，我沒工夫跟你吵，咱們鄰居一處太不和氣，可以不處，請你把三個月的

房租給我。

鵬舉：沒有。

鳳山：憑什麼！

鵬舉：就憑這個。

鳳山：（勃然）不給房租就給我滾蛋！

鵬舉：你敢！

鳳山：（冷笑）嘿，瞧，這到沒有什麼不敢的，跟你好說你不走，那可就別怪我去你的

人了。（就要進去）

馬太太：張先生，張先生（跟過去）對不起您，算我對不起您，鵬舉，他是孩子脾氣。

鳳山：廢話！

馬太太：我這是求您呀，張先生，你不知道我們出去沒地方住，房子又不好找，你，你

也該發個慈悲呀……

鵬舉：（用力把馬太太扯過來）過來吧，我的人叫你去淨了。

（馬太太倒在地上。）

伯勳：馬先生，你瘋了，（過去抓馬太太起來，馬太太吐的吐了一口血）啊！（對馬）

你看你？

鵬舉：（看着那口血，吓住了）什麼？

伯勳：又吐了！

馬太太：（淚下）鵬舉，我快要死，你就這樣待我？

鵬舉：（低頭不語）

伯勳：馬太太，不要緊的，回去休息休息吧！

馬太太：陳先生，不，（向鵬舉）鵬舉你攙我回去，記着呀！不要跟那些勢利小人來往

，我們窮人家就欺侮我們，要是我們有錢……（又吐一口，伯勳鵬舉扶她下）

鳳山：哼，感到傲的不壞！（下）

（周小雅，和周小雅太太上。）

周太太：（指着小雅）你就知道跑，你到想個辦法呀！

小雅：我有什麼辦法？

周太太：前天剛發過薪水，你就又把它送了，

小雅：我不是存心送的。

周太太：醫生說的，今天赤打針不可，不然明天孩子就沒有救了，

小雅：一針多少錢？

周太太：四百多塊。

小雅：我沒有辦法。

周太太：你，你這也叫當爸爸的，孩子是你的媽，你沒有辦法，誰有辦法？成天的賭，充闊氣，一說你，就是「想當年在漢口」，小雅，我們是過日子的人家，不能太

那個了。

小雅：少說兩句行不行，屋裏有人，我還要在外面混世面。

周太太：有人，有人，你就拿錢出來呀，我又不是跟你要錢去吃，去賭。

小雅：沒有，又怎麼辦？

周太太：去借。

小雅：跟誰去借？

周太太：張家。

小雅：他們？……不行。

周太太：平常你吹的那麼好，什麼老交情，好朋友，現在……

小雅：好，好，好，你請回，我試試，行不行。

（周太太下。）

小雅：（在門外敲門）張先生。

鳳山：（立刻出來）怎麼，借錢是不是？

小雅：（笑）算人面前不說假話，有點急事需款，張主任多幫忙，周轉一下。

鳳山：（把一張票子塞在他手中）好好！別噁嚙，我也不是財主，這錢送你花。（下）

小雅：（看着手中那張五十元的鈔票，恨恨地）姓張的，你要摸着良心呀！我在你家變成百成千的錢，如今我們孩子病得快要死了，你送給我五十塊錢？你，你忘記了你的錢是怎麼來的啦？你如今是當了主任了？你拿公款放比期囤私貨，聚賭抽頭……你，你把這些都忘了，我，我不要你的錢。（把錢扔在地上）你拿去！

（敏芝早來在他身後。）

敏芝：周先生，怎麼回事？

小雅：（意外）啊，啊，陳太太回來了。（檢起那張票子）

敏芝：喂，（看四週）這個屋子好悶氣呀！（發現地上的血）這是誰吐的血？

小雅：馬太太，我剛才看見把媳婦回屋裏去，大抵是馬太太。

敏芝：伯勳呢？

小雅：好像也到馬先生屋裏去了，陳太太，您比以前可胖多啦。

敏芝：那裏。

小雅：氣色也好。

敏芝：……

小雅：事情做的還好吧？

敏芝：還好。

小雅：胡二爺是個大經理啊？

敏芝：噢。

小雅：那麼在他家裏很舒服了？

敏芝：比較好一點，

小雅：您還是福氣。

敏芝：這叫什麼話！

小雅：我看這麼一個好差事，還不是福氣，只要胡二爺看重您，伯勳兄還不惜光顧！

敏芝：周先生，我看你喝了酒了吧？

小雅：我沒有喝酒呀！

敏芝：可是你說話多不好聽！

小雅：這是實話，實話，我周小雅如今是叫錢壓苦了！

敏芝：（大笑）

小雅：周太太，伯勳是個能幹的人，伯勳真是比誰都有福氣！

敏芝：謝謝你的誇獎，

小雅：您看我們那位太太滿肚子稻草，什麼用也沒有，錢，錢，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錢，

她自己就從來沒掙過。

敏芝：你說笑話了。

小雅：不，不是笑話，我周小雅如今是破落戶了，陳太太還得你提拔，

敏芝：這叫什麼話？

小雅：你跟胡二爺那裏說句話，給咱們找個闊點的事情，不就行了麼？

敏芝：我那兒會有這個面子！

小雅：陳太太，你對我周小雅也是這樣嗎？

敏芝：不，不是不盡力，實在是沒有這力量。

小雅：只要你說一句。

敏芝：好，那麼我就說……

小雅：（急忙）謝謝，謝謝！

（周太太上。）

周太太：小雅！

小雅：（如夢初醒）啊。

周太太：噢，陳太太回來了。

敏芝：剛回來。

周太太：還沒有看見陳先生？

敏芝：沒有。

周太太：他在馬先生屋裏。

敏芝：啊！

小雅：（就去）我去替您叫他。

周太太：（急）小雅！

小雅：（匆匆）啊！

周太太：（低聲離過）那個錢怎麼樣了？

小雅：（拿出來）五十塊錢！

周太太：這只夠掛號。

小雅：我沒辦法。

周太太：（沉默不語）

小雅：我先去找伯勤。（下）

敏芝：周太太，怎麼回事。

周太太：孩子病了沒錢治。

敏芝：要多少？

周太太：兩百元。

敏芝：夠了麼？

周太太：看中醫夠了。

敏芝：（拿錢給她）我這兒到有，周太太不嫌棄，這錢先拿着用。

周太太：（感動）啊，陳太太，我，我不知道怎麼謝您才好。

敏芝：要謝什麼，（伯勤上）得了快去給孩子看病吧，（周太太下）

敏芝：伯勤，我回來半天了。

伯勤：我在馬騮舉屋裏，馬太太病得厲害，

敏芝：那血是不是她吐的？

伯勤：嗯。

敏芝：他一直沒治？

伯勤：那怎麼治。

敏芝：馬騮舉還算人麼？

伯勤：老脾氣了，怎麼改得掉。

敏芝：大媽不在家？

伯勤：一會兒回來。

敏芝：他跟，小娟還那麼熱不。

伯勤：不成了？

敏芝：那就好，不然的話，我真擔心。

伯勤：小娟叫那位張主任逼的不得了。

敏芝：怎麼張主任？——張鳳山又升了？

伯勤：嗯。

敏芝：好快呀！這一個月的事可真多！

伯勤：我看你的樣子還不錯，挺高興啊？

敏芝：（覺得句話裏有刺）怎麼？

伯勤：工作還合適！

敏芝：剛去，不太好，慢慢的習慣了一點。

伯勤：孩子有多大？

敏芝：大的九歲。

伯勤：那位太太人還好

敏芝：（一頓）還好！

伯勤：那個胡經理呢？

敏芝：（臉閃）他不呆在家。

伯勤：我同您他人怎麼樣？

敏芝：這一個月，還不覺得什麼。

伯勤：家裏沒有別的什麼人？

敏芝：誰？

伯勤：胡經理？

敏芝：沒有。

伯勤：一天幾個鐘點課？

敏芝：四個。

伯勤：全在白天？

敏芝：唔。

伯勤：三個孩子一塊兒教麼？

敏芝：有時候一塊。

伯勤：沒有星期？

敏芝：（頓笑）伯勤，你這話問得多怪。

伯勤：隨便問問，工作不算忙吧，

敏芝：還算好。

伯勤：前兩天有人看見你？

敏芝：（皺眉）在那兒？

伯勤：溫泉街上。

敏芝：誰？

伯勤：一個朋友，（考慮一下，着重地）馬鳴翠。

敏芝：（半響）他到南溫泉去了？

伯勤：嗯。

敏芝：（解釋地）我在街上買東西，我，我替你買了一雙手套，（把手套送給他）

伯勤：（不接）好像不止你一個人吧？

敏芝：還有胡經理。

伯勤：你們就爲了替我買手套才出來？

敏芝：伯勤？

伯勤：（痛心地）敏芝，你既然沒有犯罪的勇氣，爲什麼還要犯罪。

敏芝：（痛苦地）伯勤，你這些話我一句都不明白。

伯勤：敏芝，我們是多年的夫妻，雖然沒有孩子，至少感情還在，我們犯不着誰欺騙

誰？

敏芝：我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啊，我回來了替你買了雙手套，替你送來兩千塊錢，（把錢放桌上）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伯勤：錢，錢，錢，就是錢害了你？

敏芝：伯勤，我真不懂你的話？

伯勤：唉，不懂就算了，我自信沒有冤枉你。

敏芝：你要是不高興，我可以不去。

伯勤：不，我爲什麼叫你不走。

敏芝：那麼至少你要跟我說明白。

伯勤：我已經說的夠明白了，爲了錢，你出去做事，爲了錢，我們吵嘴，又是爲了錢，

你做了傻子？將來有一天，你會爲了錢毀了你自己啊！

敏芝：（頓坐，飲泣）

伯勤：我已經說過了，這回的事，我不預備管你，一切你自己考慮，我，任你自由行動。

，那錢——你留着自己用。（慢步入屋內）

敏芝：（伏在桌上，痛心咽泣）

大爲：（進來）姐姐，（見她在哭，怔住）姐姐，什麼事？

敏芝：（忍住眼淚站起）你姐夫在屋裏（向外走）

大爲：你，那兒去？

敏芝：我出去一趟。

大爲：什麼時候回來？

敏芝：不一定——一會兒。（慢慢走下）

大爲：（不懂是怎麼回事，到伯勤門口叫）伯勤，（不應）伯勤！

伯勤：（低頭）大爲嗎？

大爲：姐姐怎麼回事，

伯勤聲：沒什麼。

大爲：伯爲什麼哭？

伯勤聲：不知道。

大爲：（稍停）她已經出去了，

伯勤聲：啊！

大爲：（仍然不解）怪，（突然外邊傳來一陣叫聲）

張太太辭，走，走，進去說去！（催着小娟上）

張太太：（混賬）頭，沒開過眼界的東西，越抬舉你越不識抬舉，哼！我到你不信你拗得過

我，走！進去！

大爲：（怒目）什麼事？

張太太：你不用管！

大爲：（衝過來）我要……

小娟：（哀哀阻止）大爲！

張太太：（頂上去，對大爲）你要怎麼着。

鳳山聲：誰在外邊鬧？

張太太：（大聲）我，我們回來了。

鳳山：什麼事，進來。

張太太：（推小娟）走，走，我們裏頭說去，我測不信你比我厲害，（進去，在屋裏

72

，命令）坐下！（半響無聲）

伯勤：（在門口，無力地）小娟回來了！

大爲：（指右門）在屋裏！

（幕地右門內一聲險響，小娟大哭）

大爲：（如坐針氈，跳起）她！

伯勤：不要急，（大爲反身看他）這種事，我們沒法管！

（大爲痛苦地木立）

（幕下）

第

三

幕

第一場

時間：一個月以後

地點：同前

（周小雅拖劍夢周從西廂房出來。）

小雅：夢周兄，你說，這那像辦喜事，簡直開玩笑嗎？

夢周：你就馬虎一點吧！

小雅：既然請我管喜櫃，就應該一切全權由我辦理呀，那裏有管賬不管錢的賬房！

夢周：這樣你少點麻煩還不好？

小雅：我給人家做事，向來就不怕麻煩，事情越麻煩，我幹得越有勁兒，我最怕做不三

不四的事情，你想開開名字記記帳這種事，小學生都能做，何必找我來呢？

夢周：小雅兄，你小聲點，讓他們聽見不像話。

小雅：有什麼不像話，他們才不像話呢！那位張太太時時刻刻看着我，人家禮一送來，

她先把錢搶去，向荷包裏一塞，就好像有人搶他的似的。

夢周：這樣做的確是有點……那個。

小雅：笑話，真以為姓周的沒有見過錢？哼！想當年兄弟在漢口，三百萬五百萬的款子

，都從手裏過過，這幾個臭錢，我還瞧不在眼裏呢？

夢周：他們辦事真有點那個，明天就要過門，昨天才合八字，荒唐，荒唐。

小雅：你給他合了沒有？

夢周：合了。

小雅：那麼八字合不合呢？

夢周：據兄弟看來（幽默地）是合也得合，不合也得合。

小雅：（嘆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嫁給這層個人呢。

夢周：亂世還管得了這些，只要有錢，一百歲還不照樣討小？

小雅：（幽默）新娘好像躲起來了啊！

夢周：我看是鬧起來囉！

小雅：哼！一個多月了！

夢周：朱四爺的汽車今晚上要開來接人，有黨圍看的。

小雅：這什麼話！

夢周：按說呢，我們是不該袖手旁觀的，可是古人有言：「少管閑事心田靜」，我們還是少管的好。

小雅：這那兒是出嫁，簡直是逼嫁，這樣的叔叔，實在少有。

夢周：這樣一位小姐也難找。

小雅：聽說小娟跟何大為已經偷偷的訂了婚啦？

夢周：有這麼一說，不過依我看，與其嫁給何大爺，到不如乾脆嫁給朱四爺。

小雅：爲什麼？

夢周：何大爺無錢，又無勢，更無學問，一張嘴又好罵人，有什麼可取？

小雅：總比嫁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傢伙好呵！

夢周：話當然是這樣說啦，可是年紀大一點的丈夫，是能夠多體貼太太一點的。

小雅：不見得，現在年青人的花樣多得很，而且照這個娶的方法看來，這位朱四爺，也

不會怎樣體貼她。

夢周：好了，好了，我看我們趁談趁這噱，還是進去給人家辦事吧。

小雅：算了，你就在這兒歇會吧，你何必進去受閒氣呢？

夢周：噫，受人之託，要忠人之事，他們既然請我來招待，我不給人家管專那像什麼

話？

小雅：天曉得，還用得着什麼招待，半天了，只送來了三份禮，一個人都沒有，還招待

！我看你自己招待招待自己吧！

（張鳳山上。）

鳳山：出來，出來，少跟她嘆氣。

張太太：（上）這種丫頭也怪，送她去享福，她倒搭起架子來了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該

好心。

鳳山：惹起我火來，我就用皮鞭子抽！

張太太：你靠了吧，逼急了總會尋死的，明個見了雪亮汽車一來，怕他還不樂死。

鳳山：（對夢周）你們瞧，明天就是喜期，今天這個死了頭，還不惹口，這，這，成什麼話。

夢周：小孩子，嬌生慣養慣了。

小雅：哎！汽車一到，還會有什麼問題。

張太太：你們不知道，這丫頭看起來好像是個好說話的人，可是他的脾氣可真彆扭，早

知道不把她鬧起來，也許要好一點。

鳳山：閉着你的嘴吧！要鬧她是你，要放的又是你，你倒底什麼主意！

張太太：笑話；我也是好意呀，我原以為鬧她兩天，就會答應的。

鳳山：現在鬧了一個多月了，怎麼樣？

張太太：我知道怎麼樣？

鳳山：不知道你就該早說呀，我當初也好不答應人家，現在弄得不上不下的。

張太太：這種人真有意思，受了自己親姪女的氣，發到我身上來了。

鳳山：告訴你，現在既然答應了，明天人家汽車一到，你就得送過去。

張太太：笑話，你到煩上了我了。

夢周：（笑着）咳，咳，瞧瞧，你們到變成了小孩子啦，何必呢！

張太太：（對鳳山）好，你就聽我的，我到不信她的勁兒，把他拉不上汽車。

鳳山：大喊大叫的鬧出去，成什麼樣子？

張太太：到了這步田地還要什麼面子。

鳳山：我們不要面子，人家還要面子呢？太礙慶衆之下，要是鬧起來。……

張太太：那你就先去把這種情形給朱四爺說一說呀！就說新娘子有病，不能見客，先命
婚，三天之後再補行大禮，那時候生米煮成熟飯，還怕她怎麼樣？

夢周：（反對地搖頭）唔！唔！（看看小雅）

小雅：哎！到不妨試一試！

鳳山：實在沒有辦法，也只有這樣做，不過你還是再去勸勸的好。

張太太：我的嘴唇已經說破了，再勸有什麼用！現在只有一個辦法，請對面陳先生過來，
小娟相信他的話的。

鳳山：算了吧，陳伯勸他還爲了仙太太做事傷膽筋呢？（不屑地一笑）哼！這倒也好，
乾脆一去不回來了。

張太太：要不然請劉先生去。

夢周：不行，不行，我怎麼能當此重任。

小雅：沒有問題，劉先生德高望重，馬到成功！

夢周：小雅兄，你又何必，這事——我怎麼能去說！

張太太：劉先生，你就別推辭了，將來婚事順利的話，我們再重重謝你，（推他去。）
夢周：張先生，我是盡力而為，實在不行，還是得另請高明。

張太太：去吧，去吧！

（劉夢周下。）

鳳山：小雅兄，禮又到了多少？

小雅：還是那三家。

鳳山：昨天是館子定的十桌席，看這個情形只五桌就夠了！

小雅：依我看，有三桌就夠了。

鳳山：哦！還有一件事我得拜托你，等一會，朱家送聘禮過來，我不在家的話，希望你兄弟幫忙招呼一下。

張太太：走吧，快點，我們先到館子裏安排一下去。

（鳳山張太太下。）

小雅：等了罷，我沒有那多閑工夫，忙了半天，連飯都沒有吃一頓，差事盡派下來了，既然請我管喜櫃，別的事我就不侍候，錢都放在你的荷包裏，我不過是個空頭喜

櫃，我管，我管個屁！

周太太：小雅，你在幹什麼呀！

小雅：我什麼都不幹，你來幹什麼？

周太太：我來看你。

小雅：看我做什麼？

周太太：你們沒有打牌？

小雅：人家是請我來幫忙，不是請我打牌的。

周太太：我怕你又把身上的錢輸了。

小雅：請罷，太太，我飯到現在還沒有吃呢？

周太太：家裏有鹹菜，你吃不吃？

小雅：（氣）不吃！

周太太：小雅，我要問你，陳太太替你找的事情怎麼樣了！

小雅：人都不見，事情還有！

周太太：你昨天還說她找着了會來告訴你。

小雅：告訴鬼！

周太太：你到是去問問陳先生呀！

小雅：陳先生都急病了，還好意思問人家？

周太太：那怎麼辦，我在外面到處說你就要進銀行，現在可好，多丟人。

小雅：好，好，你回去行不行，去買點菜我吃飯。

周太太：可是，小雅……

小雅：去，去，去，去弄飯給我吃！（下）

（稍停大爲陪敏芝上。）

敏芝：在那兒？

大爲：在這裏。

敏芝：病的不重吧？

大爲：不太重。

敏芝：我來到這兒，又不能決定是不是去看他了。

大爲：去吧，去看看。

敏芝：我不願意叫他知道我回來，大爲，上次也許我太傷他的心，不過他也傷了我的
心。

大爲：過去的事，他不會記得。

敏芝：不，時間還不太長啊！

大爲：已經快二十天了。

敏芝：他病了有一個禮拜了！

大爲：差不多。

敏芝：看的那個醫生！

大爲：一個中醫，不認識。

敏芝：誰給他煎藥！

大爲：我，還有周太太。

敏芝：（稍頓）他病了以後沒提我？

大爲：沒有。

敏芝：他不會原諒我了！

大爲：怎麼會，他病，還不是爲你？

敏芝：那是氣的。

大爲：我看不是，沒病以前，他天天譏你。

敏芝：說我什麼？

大爲：他分析你的性格，說你的毛病在那兒，你的好處在那兒，不過我聽他說的好處是比壞處多的多了。

敏芝：我自己知道這次不該到胡家去。

大爲：你還是回來吧，他的病會因爲你回來好了的。

敏芝：不，我要在外邊工作，現在我不能冒這個險了，到我找到了工作，並且自以爲可以回來的時候，那我會告訴你的。

大爲：那麼今天你……

敏芝：我就要看看他的病。

大爲：好，我去看他睡着還是醒着。

〔走近門前。〕

敏芝：大爲，你靜點，他要是睡着，可千萬別提我來了

大爲：我知道（下）

敏芝：（輕輕的走近門口）

大爲：（上）睡着了，睡着了，你快進去！

敏芝：（走進去）

大爲：（全神關注的看着那門。）

敏芝：（意外地跑了出來，氣奮地）大爲。

伯勤：（驚叫）誰！敏芝？

敏芝：（匆匆要走）他，他沒睡着，大爲，你騙我。

伯勤：（要走出來）

敏芝！敏芝！

敏芝：（聽見）我走了，大爲別說我真的回來了，既說他看錯了。

（匆匆下。）

大爲：（無奈何地看她下）

伯勤：（披了衣服到門口）敏芝，大爲，敏芝回來了？

大爲：（稍頓）回來了！

伯勤：爲什麼不見我，

大爲：他不敢見你。

伯勤：你叫他回來！

大爲：已經走了。

伯勤：啊！

大爲：（扶他）你進去睡吧，她沒有忘記你，把病養好，她說她就要回來的。

伯勤：（待了半響）好，我去睡，我去睡。

（下）

大爲：（等他進去到右門口輕叫）小娟！

小娟：（低聲地）瞭！

大爲：你出來。

小娟：劉先生在這兒。

大爲：劉先生。

夢周：何先生麼，我在這裏。

大爲：讓小娟出來說句話可以麼。

夢周：好。

小娟：大爲，你走吧，別再見我。

大爲：我有要緊的話說。

小娟：（站在門口）什麼話？

大爲：（拉住她的手）你，你瘦了。

小娟：（欲泣無聲）別拉起我的手。

大爲：（放開）我，我們走。

小娟：走到那兒去？

大爲：先藏起來。

小娟：有人看着我啊。

大爲：那麼你就這樣完了麼？

小娟：（沒辦法的）大爲你去罷開墾的事有辦法你光走。

大爲：我先走？

小娟：我是不能由我自己決定的。

大爲：不，我們現在逃走。

小娟：不成，你爲什麼要叫劉先生受累？

大爲：不能管這些了，

小娟：劉先生是個好人哪！

大爲：唉，你老是記着別人（又抓着地）小娟，想想我們自己。

小娟：（欲拉）大爲，我們都還沒有力傾姑起來呢？

大爲：（聽見有聲音回頭一看急急）小娟，不會遲些，你跟我走，他們敢擋，我打他們。

小娟：（也聽見有人來了）去，去，快去，有人來（小娟掙脫手要進去）

大爲：（用力拉住）你爲什麼不想逃呢？小娟？（手已掙脫，小娟下）

大爲：（發嘆氣）唉！叫我怎麼辦？

〔走開，鳳山與張太太上。〕

張太太：好啦，好啦，一切都齊全啦，劉先生呢？

劉夢周：怎麼，張太太！

張太太：請你出來一下。

〔夢周上。〕

鳳山：勸的怎麼樣？

夢周：她不說話哭得厲害。

鳳山：沒別的代表？

夢周：沒有。

鳳山：算了，不理她吧，現在叫她答應，她也難開口，哭哭也好，等晚上，上了汽車，

一邊朱家門，屁事沒得。

張太太：對，也好。

〔小雅上。〕

小雅：回來了！張主任，請席訂了多少？

鳳山：退了五桌。

小雅：還剩五桌。

張太太：你乾什麼不吃？

小雅：這年頭吃要緊啊！我剛塞了兩碗鹹菜開水泡飯，晚上還不吃點好的。

鳳山：（笑）晚上管飽。

小雅：（對夢周）不管飽也不行啊。

鳳山：（對張太太）去，去，你對屋裏看着炮去，不要跟她說話。

張太太：（進去）好！

〔與這聲音同時，屋木柴劈裂聲，燈子倒塌聲。〕

鳳山（一怔之後）快進去！（二人齊下）

〔小雅夢周互視。〕

張太太：（大叫）啊！啊！小雅子大睡，勞碌，替我追呀！走，走，鳳山，快追！

〔張鳳山張太太二人上。〕

鳳山：夢周，小雅二兄，快！小婿跑了！

（看二人不動，對張太太）走！

張太太：（瞪了一眼）快！

（跑下。）

小雅：跑了！

夢周：好，她跑的好！（把花扯下）

小雅：（扯下花，扔了）辦他媽的喜單！

聲：（在外面）張先生有信！

小雅：（出去接了信進來）朱四爺的信！

夢周：什麼事！

小雅：（陰）因有要事婚禮請延期！

夢周：好，湊到一塊兒了！

（幕下）

第二場

時間：七天以後

地點：同前

嚴寒剛才過去，陽光帶來了春天，這兒經過一次變亂之後，不但人事有了更動，就連這所古老的祠堂，也因為受不住早春的勢力，而行得傾倒了，正面的牆如今已經倒塌不堪被橫七豎八的棍子支撐着。陽光射進來，愉快的垂視着殘牆破瓦，曾被凍僵了翅膀的烏雀，復又活躍在枝頭，磚瓦堆旁是兩株新添桃樹。開幕後，伯勤帶着大病初愈的神氣，立在頹牆旁邊凝神，刻夢周體態臃腫在廳內徘徊碎語。

夢周：（自語）時間過得真快呀，轉眼之間又是春天啦，人家到了春天一切都顯得有生氣，可是我最怕的就是春天，一到春天，是百病叢生，唉！真是一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伯勤：噯！這幾天來這兒人事的變換太大噯！

夢周：唉！幾天的功夫，就如隔世，前些日子，張鳳山還是一位氣燄逼人的主任，想不到幾天工夫就撤了職，丟了人，終於捉將官裏去，真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耶！

伯勤：這種唯利是圖毫無人性的敗類，虧一千年，也不會有好下場的。

夢周：那位出名的母老虎張太太，也不知咋得跑到那兒去了，真是糊塗糊塗，從今以後，我們這院子要清淨多啦！

伯勤：（略頓）可是，小娟這孩子不知到那兒去了。

夢周：唉！跳窗子跑出去，也虧得他有這胆子，真怕越尋了短見，那可怎麼好。

伯勤：但願不會，這樣的女孩子，不應該有這樣的下場。

夢周：這幾天大為老弟是急壞囉！

伯勤：家裏一分鐘都待不住，萬一小娟真有什麼差錯，他可怎麼得了！

〔半響。〕

夢周：陳先生也是一腳門的事情，怎麼樣了，陳先生，你跟太太還沒有和好？

伯勤：沒有。

夢周：其實呢，過去的事，就過去算囉，算囉，多年的夫妻，有點小誤會有什麼說不開的？聽說胡二爺朱四爺最近因為圍積紗布被檢舉囉！

伯勤：大概是吧，早晚是免不了這種事。

夢周：那麼，陳太太還在胡家做事嗎？

伯勤：我去找過她不在。

夢周：那末，現在那兒呢？

伯勤：到處打聽不知下落。

夢周：真是這些日子，我們這兒就跟遭了陣子大風雨，如今是弄得逃的逃，散的散。

伯勤：天知道嘛，到那天才是好日子！

夢周：去囉！去囉！此地不再是安身的地方囉！

伯勤：怎麼，夢周兄也……

夢周：精神不好，不走怎麼辦！

伯勤：怎麼講？

夢周：老兄是七天不上班，不聞科中事呀！最近什麼裁員調整，據說兄弟是落伍了！

伯勤：沒想到。

夢周：所以兄弟不得不走啦！

伯勤：那兒去？有辦法了嗎？

夢周：說起來慚愧，當年在北方交上兩個朋友，借他們的門路，大擬要到故宮博物院去

吃碗飯了。

伯勤：這也好！

夢周：什麼好，這對我簡直是諷刺麼！故宮博物院，這個名字，聽了就叫我寒心。

伯勤：那邊的生活或許會安靜點。

夢周：當然安靜，跟那些不會說話的苦董在一起，怎麼會不安靜！

伯勤：時間長了人跟東西也會發生感情的。

夢周：唉！現在是年青人的世界囉！像我這樣的老朽，是不中用囉！（起身）好，既然要吃飯就說不了這些囉！老兄，我在這兒還有幾天住，咱們改天再談吧！

伯勤：好！（劉夢周下）

（外面傳來馬鵬舉和劉夢周的說話聲）

鵬舉聲：哦，劉先生，你好吧！

夢周聲：馬先生，好久不見，發財啊！

鵬舉聲：無所謂，做點小生意，油水，煤水，陳先生不在屋裏？

夢周聲：在，在屋裏。

鵬舉聲：好，我們一會兒見。

（馬鵬舉穿皮夾克，面色紅潤喜氣洋洋，手攬大批禮品上）

鵬舉：哦，陳先生。

伯勤：好久不見啦！

鵬舉：昨天剛回來，今天特別來看看老朋友的，怎麼樣？日子過得還好吧？

伯勤：馬馬虎虎。

鵬舉：（指禮品）陳先生，這點點心送給你的。

伯勤：哦，太破費了，怎樣生意一好人都長胖了啦！

鵬舉：稍爲好了一點。

伯勤：最近又是什麼生意呢？

鵬舉：買了點西藥。

伯勤：西藥貴得很啦！

鵬舉：稅也不得了，我們要是真上稅的話，那簡直沒有幹頭了。

伯勤：怎麼！你們不上稅？

鵬舉：陳先生，做生意的人有的是辦法，你沒有出去跑過，還不知道這裏面的門道。

伯勤：（有興趣的）怎麼樣？

鵬舉：我老實告訴你，現在有些買賣要想賺大錢，就非靠走私漏稅不可。

伯勤：這樣做，太冒險了！

鵬舉：不冒險怎麼能發財呢？

伯勤：要是被查到了。

鵬舉：那只好自認倒霉。

伯勤：你這次做的西藥生意……

鵬舉：不瞞你說就是漏稅，飛機上帶來的。

伯勤：啊，危險，危險。

鵬舉：其實也沒有關係，跟我合夥的那位姓王的朋友，已經做了好多次了，一次也沒有

犯。

伯勤：可是，萬一失脚。

鵬舉：那錢也賺足了。

伯勤：唉，閣下這種冒險的勁兒，真是佩服！這回你手上又買了什麼藥？

鵬舉：新藥還沒有到，我出去是爲了銷貨，那位姓王的朋友去成都了，大概月底回來，

也許要收進一批，陳先生，我看你的臉色不好，我送給你兩瓶魚肝油精乾吧。

你的身體應該留神一點呀。

伯勤：謝謝吧，你看我這個身體還配用魚肝油精補？

鵬舉：我應該問陳太太怎麼樣？

伯勤：離開胡家了。

鵬舉：（指屋裏）在屋裏麼？

伯勤：跟我嗆氣，走了，現在還沒有下落。

鵬舉：唉！這全怪我的嘴不好，我要少說兩句多好，在外面做了生意，別的沒學會，說

是學的少說一點了。（笑）陳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伯勤：……不錯不錯。

（何大爲匆忙的走進來。）

大爲：啊，馬先生來了，（立刻向伯勤）怎麼麼！

伯勤：什麼！

大爲：總嫌沒有清淨？

伯勤：沒有。

大爲：小娟也一樣。

伯勤：我勸你在家歇歇，留神把自己累病了。

大爲：我到不累，哦，有份報給你看看。

〔遞報紙給他。〕

伯勤：經檢大隊又破一案。

大爲：往下看。

伯勤：本報成都電謂，昨晚經檢隊在本市大碼頭查獲一批漏稅西藥成品，并在藥瓶內發

現嗎啡，貨主王某已被看押，餘黨在緝查中。

鵬舉：我看。（搶過報紙，臉色漸變）

伯勤：怎麼？鵬舉兄。

鵬舉：完了，（半響）伯勤兄，我所有的財產都在這裏，現在完了，（舊態復萌）我要去問

一問，我不相信，我馬鵬舉會栽在這羣王八蛋的手裏。（下）

伯勤：（拿起桌上的酒瓶，倒酒，喝了一口）

大爲：怎麼，馬鵬舉現在是做的這個生意呀？

伯勤：哪。

大爲：哼。那杯起來還不渣滓！

伯勤：剛才送來兩盒點心現在就完了。

大爲：伯勤你的酒喝的太多了。

伯勤：不多，喝著有意思得很，一口酒嚥下去，經過喉嚨，經過食管熱熱的辣辣的，這個味道好的很。

大爲：喝多了會上癮的。

伯勤：有這點嗜好也好……怎麼樣？小娟的事情！

大爲：我當然不會失望。

伯勤：那求你一天到晚東跑西跑的。

大爲：我急得很。

伯勤：她不會跳水的。

大爲：我也相信不會，可是，再過三天我就要走了，他要是再不來找我。

伯勤：（指著屋）這個閻王在這兒，她怎麼敢來！

大爲：可是現在已經抓起來了啊。

伯勤：她也許不知道。

大爲：報上登的有。

伯勤：再等兩天看吧。（笑）我們兩個才可笑，糊裏糊塗就變成老棍了。

大爲：親姐不會不回來，她一定是到那個親戚家住着去了，你那天對她的態度，有點太厲害。

厲害。

伯勤：我知道你要怪我，可是我覺得沒有怎麼樣地呀，我又沒有跟她吵又沒罵她！

大爲：可是，你說叫她把钱拿去。

伯勤：怎麼？這句話說錯了麼？

大爲：唔，太傷她的心，她不是一個壞人，她回來帶手套，帶錢給你，那都是她的真心。

伯勤：這我知道。

大爲：哎。她是一直想把生活弄好，所以才到胡家教書，這也難怪，生活是不能一夜工夫就好起來呀，她弄錯了這點，以爲只要有錢就可以。

伯勤：我現在到這樣安慰自己，祇要她還沒和失掉她的好性情，那麼這個刺激會使她向上的，我到不如劉夢周，他們那樣害怕，說什麼她會自殺。

大爲：（笑）可是你喝酒！

伯勤：（笑）喝酒也者，是有錢沒有地方花的表示，到不能做悲觀論說。

大爲：多少跟這個有點關係。

伯勤：（快活地）好，那麼再喝一口？（又喝一口）

（周小雅上）

小雅：噢，伯勤兄好，大爲先生好。

伯勤：好好，（讓酒）喝口酒吧。

小雅：老兄請，老兄請，兄弟是寡酒不飲啊，非要擺在席面上，圍桌子坐一圈人，那兄弟的直腰才會上來，想當年兄弟在漢口！

大爲：又來了，又來了。（走開）

小雅：好，好，不說（對伯勤）兄弟近來是到處碰釘子，吃楣頭呀，十天倒了四次運。

伯勤：怎麼？

小雅：你看那，第一次，是小犬不治身亡，第二次是塌房子，兄弟以爲鵬舉兄一高升，可以把他那間佈置成個客廳，搬進去三天，塌了！

（都笑。）

小雅：第三件，是老棉袍叫耗子咬個洞。（拉起大襟）看！第四件是想當事務，結果滅了個保管。

伯勤：啊，這是怎麼回事。

小雅：（對大爲）大爲先生聽了不大有興趣吧。（再對伯勤）最近我們局裏不是調整人事麼！老兄是高升了，加薪進級兄弟這個文書幹得有什麼意思，所以想換換口味，請調事務，誰知道條子一下來，上面寫的滿不是那麼回事。（立刻拿出條子來

（略）准調爲文卷保管，此致周小雅同志，老兄，這可簡單明瞭哇！兄弟以後是成「資料處」了。

伯勤：（笑）好，好，好，這也是個好差事。

小雅：（收起條子）好差事，不好這也得說好了。

伯勤：周太太這幾天怎麼樣？

小雅：好好，比在這兒住着好，在這兒住着，成天就要哭她那個死女兒，搬到餐廳宿舍去了，什麼都忘了，現在還在那兒掃房子。

伯勤：你老兄也不幫一幫忙。

小雅：離開這裏幾天，念的很，來看看老兄的樣子，順便——（指指右屋）也看看這間貼了封條的屋子，散散心。

大爲：對小雅先生。

小雅：不談，不談。

大爲：有沒有點關於那位張故主任的消息？

小雅：沒有，沒有，聽說是跟朱四爺，胡二爺，還有什麼陳五爺關在一塊兒吧！

大爲：那也不錯呀。

小雅：可惜倒是朱四爺住頭等監牢，胡二爺住二等監牢，陳五爺住三等監牢，我們這位張故主任住的是四等監牢了。

大爲：監牢還有幾等？

小雅：（笑）笑話兒，笑話兒，順便說說。怎麼，聽你的未來的弟媳婦還沒消息？

大爲：（不屑地）

小雅：說真的，別着急，祇要他活着不會忘了你的。

大爲：（推開他）你跟他說話去吧。

小雅：好，好，我今天是特別高興，（指指外邊）春天到了，人不由得就有精神，（看見掉子上西點）啊！伯勤兒，好闊氣呀，這麼多西點送給誰吃的？

伯勤：馬鵬舉，送給我的。

小雅：馬鵬舉，他生意怎麼樣了？

伯勤：好是好，不過要坍台了。

小雅：怎麼回事？

伯勤：做犯法生意，給沒收了。

小雅：人呢！

伯勤：怕要抓起來吧？

小雅：唉！馬鵬舉這傢伙可也是，馬太太在世時候，他說她拖累他，我們那個相信，誰知馬太太一死，他真就有了辦法，可是馬鵬舉，究竟還是馬鵬舉，所以現在也完了！

伯勤：要吃點心吧！

小雅：怎麼，可以動，（把點心打開）你們也吃，（自己拿一塊）

伯勤：我剛喝了酒，不想吃？

小雅：何先生呢？

大為：你請。

小雅：那我一個人吃了。——好，好吃！（笑）咳，我那位太太跟我唸叻了不知多少次

數，她說，「人家冠生園的洋點心有多好吃」，我說那是雞蛋，牛油做的，她說

「胡說」——牛油那多腫，我聞那點心上都沒那股子膻氣，——你們說舊式的女人

多要命。

伯勤：你拿兩塊回去給她吃吧。

小雅：那怎麼好意思，——噢，我也該回去了，她還等我吃飯呢，好，那麼我就拿兩塊

了，（兩手兩塊）好的，再見，何先生，伯勤兄，再見了！（下）

大為：這位先生可真是個趣味人物呀！

伯勤：春天了，小孩子一死搬到碧嵐宿舍裏一住，生活不像以前那麼苦，當然話就多了

聲：（外邊有人叫）陳先生，陳先生！

伯勤：（對大為）誰叫我？

大爲：好像！

伯勤：進來！

大爲：你去看看。

伯勤：（匆匆下）

大爲：（低聲吟唱）在那黃昏日暮的時候，我緊隨着他，爲了那遠遠的日子在向我招手，爲什麼你還不同來，同向那天邊行走。

伯勤：（看着信的最後兩句，興奮的上）大爲，大爲，敏芝的信。

大爲：（跳起）什麼？

伯勤：敏芝的信（遞信給他）

大爲：我看（看信）

伯勤：他在第三保育院，慳，慳，他怎麼會想到那裏去。

大爲：（看完）你應該趕快去找她。

伯勤：可是我怎麼去？她信上……

大爲：她信上已明白的向你認錯了！

伯勤：她又沒有叫我去找她。

大爲：好，你還等着她來找你。

伯勤：那麼快？

大爲：（笑）快走，快走。

伯勤：別忙，我戴上帽子。

大爲：哎呀！好麻煩，走！走！

（伯勤急回到屋裏，立刻拿了一頂帽子出來。）

伯勤：（急上）我們把她的床都給挪開了，你快去弄好，等會兒她回來看着傷心。

大爲：你快去吧。

伯勤：（匆匆）我走了。（下）

大爲：（高興的看他走了微笑）有意思。

（快步進了房門）

（一塊烏雲過去了，陽光一照之後，變得分外明亮，有烏雀的啼聲傳來。）

（小娟帶着驚奇的眼光上她環視遠處共一下，不敢遽然進來，幾乎是快活地對右門凝望，那裏已經貼上封條了，然後她走進來，桌上的點心使她吃驚，立刻她就注意到酒瓶，看右門，於是輕輕到那門口探視。）

小娟：（輕叫）陳先生。

（無聲。）

小娟：（聲音稍大）陳先生。

大爲：（在另一間房裏，不在意地走過那間屋裏）

大爲：（看見）啊！（到門口一把把小娟拉了進去）

（半響，二人走出。）

大爲：（快樂地）說說你一直在那兒。

小娟：我。

大爲：（忽然）別忙，我看你沒有瘦。（看他）

小娟：（快樂地）瘦了。

大爲：（高興）沒有，來這兒，你說？

小娟：不，我要看看這門（到那門口）這封條是警察局封的？

大爲：嗯。

小娟：我在我同學家裏聽說他們被抓，是那一天？

大爲：你忘掉，第六天。

小娟：那個米四爺呢？

大爲：就是在你走的那一天。

小娟：（驚訝）我走的那一天？

大爲：（笑）傻！假如你是不走，也沒關係。

小娟：你見鬼，（看這屋裏）這屋子變的好厲害呀，正門開開了，（指右屋角）那屋角的東西挪掉了，外邊的草屋塌了，院子打掃了，你們屋裏的圈椅拿出來了，那個

床跑到這兒來了，那個棹子這樣放了，嘎呀，好多呀！這多新鮮，這多新鮮。

大爲：你看別的沒有嗎？

小娟：噢，那棹上的酒是誰喝的？

大爲：陳先生。

小娟：（驚奇）他喝酒？

大爲：我姐姐不是走了麼？他就學會喝酒。

小娟：那多不好哇。

大爲：沒關係，他喝的很少，而且喝得很有意思，你看他這樣（當伯勤坐在圈椅上）喝了一下酒，很少，然後，站起來（笑）這一點酒喝的多有意思。

小娟：那麼陳太太，還沒有回來？

大爲：他接她去了。

小娟：那兒！

大爲：第三保育院，她在那兒做事！

小娟：還有周先生，馬先生他們都走啦！

大爲：馬騮舉做犯法生意，怕要抓起來了，周小雅房子一塌，就搬到局裏去了。

小娟：那末這兒不剩剩……

大爲：嗯。

小娟：怪不得這麼清淨。

大爲：你別竟說這個，盤說說你自己。

小娟：我有什麼？

大爲：來坐下說。

小娟：你看，從那兒說起，我今天住的地方都沒有。

大爲：我讓你住，我可以（指坐床）睡在這兒。

小娟：那多不好。

大爲：有什麼關係我們再過三天就可以走了。

小娟：三天？那個事情？

大爲：噫！上個禮拜得的回信車子沿途的護照錢都由他們供給。

小娟：你一個人？

大爲：當然我們兩個人

小娟：那就到了墾區，

大爲：（笑）到了墾區我就是農夫，你就是農婦了。

小娟：（低頭）可是現在這樣去多不好。

大爲：（指屋裏）他們都贊成。

小娟：你姐姐？

大爲：噫，我看了，她剛才給姐夫寫的信，很後悔以前行動，他現在一定全贊成。

小娟：那屋子我怎麼辦好呢？我的東西在這裏邊。

大爲：明天，我叫警察局開了封拿出來。

小娟：噯！這一個多月就跟換了個世界似的。

大爲：告訴我，將在那兒住來看。

小娟：（漸漸安靜了）在同學家裏，我告訴他是從家裏跑出來，她就帶我到鄉下去住，那個地方真美，（與激勃勃地跳起）告訴你，我學會了耕田，鄉下的農夫已經在春耕了，那水牛那麼大，我脫了襪子站到水田裏啊！水冷的要死，我直發抖，可是還是耕，費那麼大筋兒，以致耕完了田，身子都好像駕了雲似的，噫呀！這一個月日子過的真好。

大爲：將來我們的日子不都要跟這一樣呢！

小娟：墾區有這麼好？

大爲：當然有，我們要是從頭做起，把長滿亂草的空地，種上麥子，明年就要在地上長出黃金。

小娟：那地方冷得很吧？

大爲：比這裏冷，可是空氣比這裏新鮮，冬天要穿羊皮襖，要戴羊皮帽，床底下都生火

小娟：那麽夏天？

大爲：夏天就沒有這裏這麼熱了。

小娟：啊！人人都說種地怎麼苦，我看一點都沒什麼，你想，把地底下的泥翻過來，弄

碎撒土種子，長出來麥苗一到秋天，遍地都是黃的，這多有意思呀！

大爲：并且，在這里邊還有無數的學問，我要將來一樣樣的研究，地到底怎麼耕才好，

肥怎麼樣才好，種怎麼下才好，對吧？

小娟：（微笑）對，

大爲：明天我們就去做衣服，住那邊沒有衣服是不行的。

小娟：我們自己的不要帶。

大爲：唔，不知道，大概不要吧，去的，不是我們一個。

小娟：夢一樣地，不要穿自己的才好，要從頭到腳都了，那麼多好，人都穿得一樣，像

（大兵似的）。

大爲：一定是那樣。

小娟：那我們就要把東西都扔下，全都送給陳先生。

大爲：啊，對，他們都還不知道你要回來。

小娟：（立起來）那我藏起來。

大爲：要來的時候，我們都走！

小娟：一定要吓陳先生一跳。

大爲：噓，呀！（他們側耳細聽）一刻之後。

小娟：來了！

大爲：走！

（二人入左房闔了門。

〔敏芝隨伯勤上〕。

伯勤：（與舊地）你看看是不是全變了？

敏芝：變了，全變了！

伯勤：那個門已經封住了，大爲在屋裏等你。

敏芝：你叫他出來。

伯勤：大爲，大爲，（稍停）唔！出去了！

敏芝：她不知道你在找我？

伯勤：知道，也許也到保育院去了

敏芝：（審視這屋子）啊，那些吃飯的傢伙……

伯勤：都敞開了，難看的狠。

敏芝：那你在那兒吃飯？

伯勤：伙食攤裏，

敏芝：吃的不好吧？

伯勤：還好。

敏芝：我那兒那一羣小寶貝才有意思呢，每天吃飯就跟上課一樣搖鈴，排隊，看他們吃的怪可愛，就是你剛才看見的那個女孩子，她每頓要吃三碗。

伯勤：好大的肚子！

敏芝：還有一個小鬼，每頓飯要吃四碗，我們看他吃得太多了，就請院醫來看一看，醫

生祇準他吃三碗飯，哎，你沒看見那付可憐樣子，可是後來到底好了

伯勤：（笑）你回家來有什麼感想。

敏芝：（似乎在想）這個題目）沒有什麼，新鮮了一點。

伯勤：（急切地）搬回家住吧！

（想像她到屋裏）你看你的床還在這兒空着。

敏芝：還是不吧，你一個人住着很好，我到保育院也合適。

伯勤：大為過三天就要去開懇，家裏剩我一個人。

敏芝：他真要去？

伯勤：政府有這個辦法。

敏芝：真的去種田，我看那是開玩笑吧，他長這麼大沒摸過鋤頭。

伯勤：恐怕是要兼着做點別的事，不過他自己要以耕田為主。

敏芝：也好，他有這個志氣，到不便攔他，那麼小娟他不顧了。

伯勤：天天在外邊打聽沒有消息，剛才我不是告訴你，看他樣子似乎是不預備再等。

敏芝：（嘆氣）現在我到是真替小娟難受，張家也活該遭這報應。

伯勤：怎麼樣，你不回來。

敏芝：等我想想吧。

伯勤：這些日子我一個人難受的很，本來他們是過的挺好的日子。

敏芝：現在也一樣。

伯勤：（搖頭）不一樣了，你看看我們四週圍的人，離的離，散的散，今天周小雅來說的兩句話，很給了我一點感想，他說春天到了，敏芝，春天到了，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新生了麼？我看那顆桃樹，已經快開花了，草也長綠了，我們，我們應該借這個時候忘了過去，讓新的生長。

敏芝：（然）是的。

伯勤：你到是說說你的感想？

敏芝：（頓停）伯勤，本來我在怕提過去，你在我上次回來時候說的話，一直在我心上留到今天，我請你不要再問我，我願意告訴你的這是我已經開始了我的新生，那封信上我跟你表示了我的懺悔，以後我要盡我的力量，爲你爲國家做事。

伯勤：那麼你搬回來？

敏芝：（低聲）好！

伯勤：（歡喜地）你到屋裏看看你的東西好麼？

敏芝：好！

（二人向屋內走去，但猛的屋門一開小娟被推了出來。

小娟：（吓得大叫）哎呀！

大爲：（後上）姐姐！

伯勤：（一驚）小娟！

敏芝：小娟！

小娟：（不知所措的）他把我推出來，

伯勤：（對小娟）你回來了！

小娟：噫，他拉我躲在屋裏，

敏芝：（對小娟）你好，小娟，

小娟：你好，陳太太！

敏芝：你的事我全知道了。

小娟：大爲告訴我，你在保育院

敏芝：你喜歡那兒麼，那兒的孩子比你小不了多少呢！

大爲：姐姐我們過三天就要走了。

敏芝：我知道，伯勤跟我說了，小娟，好好的幹，那邊苦一點，可是要痛快的多了！
小娟：是。

伯勤：大爲，這怎麼回事，她什麼時候來的？

大爲：你走了以後不久。（笑着到桌旁）姐夫現在我可要把你的酒瓶給你摔了。

伯勤：何必呢！

大爲：（笑）姐姐我要告訴你這段醜事，你去了以後，伯勤天天喝酒，這至少是第十瓶了！

敏芝：你壓他！

大爲：可是他承認他是難過。他認喝酒是爲了他有錢沒有地方花，今天我要罰你一次

喝完這一盅！

（倒酒。）

伯勤：不，不行，我提議我們大家把它喝了！

敏芝：對對，你們過三天要走了，這點酒祝你們好運吧，小娟來（於是每人拿了一杯，

伯勤：（舉杯）大爲，我用這杯酒祝賀你現在是春天了，你看那桃花已經開了你們大後

天就要遠走，春天是開懇的好時候，我祝賀你們生活過得幸福，事業得到成功（

大家舉杯）！

（幕下）

春 暖 花 開

— 三 幕 劇 —

著 作 人 李 慶 華

發 行 人 沈 毅

發 行 所 國 際 興 中 國 出 版 社

重慶金湯街五十二號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均 有 經 售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究

每 冊 定 價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一 月 初 版

92
40404

970001

0503

習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定忠印圖字

【 53 】

定價 ———